

專題分析

日本安倍晉三政府的亞太區域政經發展策略研 析：安全 / 發展 VS 政治 / 經濟之雙重應用

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

翁俊枯

國立成功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蔡相偉

國立成功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摘 要

本文試圖建構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的亞太政經發展策略，並透過政治與經濟、安全與發展的交互策略應用，來釐清日本亞太區域戰略的思維。在安倍晉三推行「新戰略外交」策略下，增強與亞洲其他鄰國的敦睦外交關係，主要目的不僅只是制衡中共，更重要的是爭取能源供給的穩定，以利日本經濟自主與發展。因此，本文分成三部分來分析日本在亞太區域外交戰略的脈絡：第一部分分析日本對東南亞區域的戰略考量與企圖；第二部分分析日本對東北亞區域的戰略考量與企圖；第三部分分析日本對美國區域戰略的應用與調整。透過此三大部分的戰略外交之分析與建構，試圖架構出安倍政府整體的亞太區域戰略框架和思維，進一步掌握日本在亞太區域所欲營造的優勢戰略外交角色和布局。

關鍵字：安倍晉三、新戰略外交、圍堵、亞太區域戰略、能源

壹、前言：日本安倍晉三政經現象的浮現？

在 2012 年 12 月當選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可以說是回鍋首相，早在 2006 年 9 月就曾經出任首相，成為戰後日本最年輕的首相。但在第一次任期內，發生多宗內閣醜聞、選舉失敗和日本支持美國在阿富汗軍事行動引起的危機等事件，於是安倍在 2007 年 9 月，突然以「肚痛」為由宣布辭職，結束短暫 1 年的執政時期，讓日本民眾對安倍留下因肚子痛辭職的不負責任印象。5 年後安倍捲土重來，再次當選首相，並組成「突破危機」內閣，針對當前日本所面臨國內外政治、經濟、外交等困境，全力開展「經濟再生」、「震災復興」、「危機管理」工作，¹對內包括日本經濟長期處於低潮、通貨緊縮和日圓升值的經濟問題，以及日本 311 大地震後的復興與重建問題；加上對外政治外交上，與中國大陸、南韓及俄羅斯皆有領土、領海、領空及主權爭議問題，安倍調整日本在東亞的新地緣政策（new geopolitical policy），誓言要帶領日本走出艱難時刻，突破目前種種危機。²

鑒於日本對內對外環境的變化，以及當前嚴峻的局勢下，特別是面對日本東北部的 311 大地震與大海嘯後，核電廠多停擺，加上日本缺乏天然資源，天然氣進口價格節節高升，讓日本的能源成本遽漲，不利於日本經濟自主與發展。因此，能源不安全勢將拖垮日本經濟，如何獲取穩定能源並降低能源成本，開啓了安倍的經濟思維。所以安倍積極外交出擊，訪問東南亞諸國（包括越南、泰國、印尼、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美國、俄羅斯、蒙古和中東諸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土耳其），甚至還欲安排到北韓訪問，主要目的不僅只是制衡中共，更重要的是爭取能源供給的穩定。

安倍在當選首相後旋即表示，挽救日本脫離長期處於經濟低潮的情勢，以及擺脫通貨緊縮和日圓升值的泥沼困境，是當前最急迫的經濟任

¹ 〈安倍晉三：我決心恢復強有力的日本〉，《天下雜誌》，516 期，2013 年 2 月 6 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206>〉。

² Jonathan Berkshire Miller, "Japan's Adjustment to New Geopolitical Realities in East Asia," *Global Asia*, March, 2013.

務。因此，安倍將優先拚經濟，調整貨幣政策、推出更強的擴張型經濟方案，帶領日本早日走出經濟蕭條時期，來振興日本長期積弱的經濟，提振經濟可以提升日本在亞太區域的政經地位。³此為安倍發出「放寬貨幣、出動財政、成長經濟」三支箭，而前兩支箭大致已經完成目標，為了推動第三支箭的經濟成長，無疑更應該擴展海外經濟市場、尋找穩定的能源供給與提升科技創新，藉以恢復日本經濟大國的威望。

同時，在外交戰略上，安倍對於與鄰國有爭議的領土主權的態度相當強硬，包括臺、日、「中」釣魚臺列嶼（日稱尖閣諸島）主權爭端、日韓獨島（日稱竹島）問題，以及日俄南千島群島問題等，特別是最近「中」日因釣魚臺主權爭端越演越烈，造成越益緊張與敵對的關係。基此，安倍推行「戰略外交」新政策，試圖重新強化在亞太戰略外交的布局，努力增強與亞洲其他鄰國的敦睦外交關係。⁴相對於「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振興日本國內經濟，也配合安倍戰略外交，一則開拓亞太市場，二則拉攏亞太區域國家，特別是加強與中國大陸周邊國家的關係，增加夥伴數量，對中共進行外交競逐，也透過經濟手段進行經濟競賽，更可以跳脫美國主導亞太策略發展的框架限制。更重要的是，安倍戰略外交的軸心，無非是確保「能源」獲取安全，進而鞏固日本的「經濟安全」，經濟安全獲得保證，並能增強日本在區域的政經地位，進而抗衡中共。

面對上述發展，本文試圖分析當前安倍政府的亞太區域外交策略，是否反映出日本右派勢力的崛起與路線？安倍政府巧妙利用其政治與經濟、安全與發展的交互策略應用手段，一則來壯大日本經濟，二則增強日本在亞太區域的新圍堵安全策略，這些安倍上臺後的外交作為與策略，是否浮現出日本正走向自主性的「新帝國」戰略路線？也就是日本亞太安保的「新安全戰略外交」。因為安倍回鍋以來，首要任務便是下猛藥來救日本經濟，使安倍的支持率飆升到 7 成多，安倍也逐漸把焦點從經濟轉移到軍事，並透過國家安全與主權的高漲，採取更為鷹派的立

³ 蘇顯揚、呂慧敏，〈揭開「安倍經濟學」的面紗〉，《經濟前瞻》，146 期，2013 年 3 月，頁 8-13。

⁴ 陳鵬仁，〈安倍晉三上任後日本政局與外交展望〉，《海峽評論》，266 期，2013 年 2 月，頁 27-32。

場。更重要者，骨子裡日本也以美日安保同盟為基礎，追隨美國腳步，巧施「再平衡」(rebalancing) 戰略，一來圍堵中共擴張，二來平衡與美國的戰略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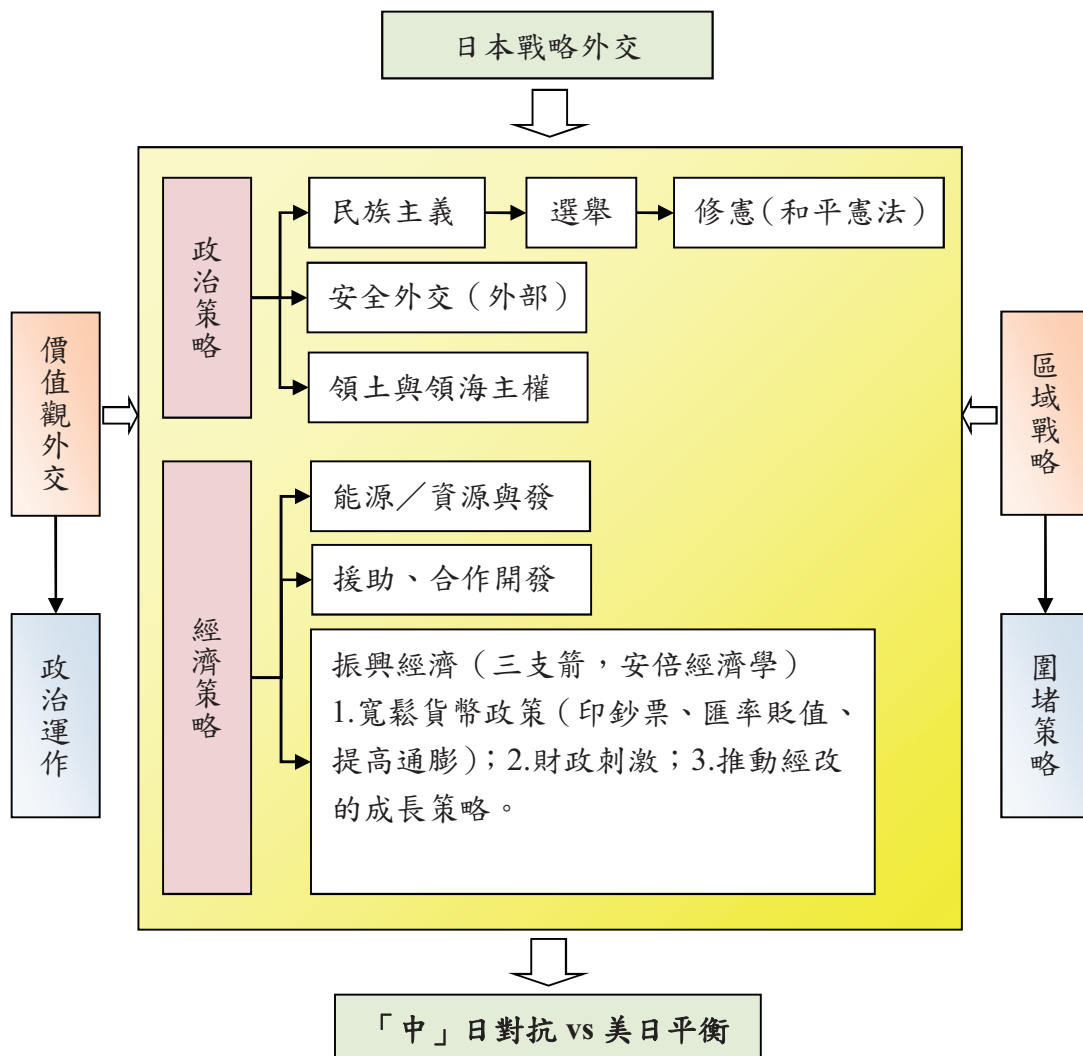
簡言之，日本對亞太安全與發展策略的兩手應用包括：一手高舉經濟與發展的合作手段，另一手掌握政治與安全的制衡手段。這是從 1990 年冷戰結束以來，歷經長期的泡沫蕭條經濟，首度開始讓日本感受到「再崛起」的機會，這樣的政治圖構無疑是安倍的政經現象，是否可以透過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加上「安倍外交學」(Abediplomatics) 策略，⁵走出日本多年來的亞太區域發展困境，尋找正常國家地位的新日本形象，日本社會已經高度期許出現「安倍維新」的日本再起 (Japan Rise Again or Japan Second Economic Miracle)。⁶因此，針對安倍上任後的亞太區域外交的戰略思維，可以架構出日本「新戰略外交」的策略應用。⁷而在此日本新戰略外交的應用上，無非是在應用政治與經濟、安全與發展的雙線策略，而以「尋求能源」戰略來當作突破或整合此雙線外交的核心策略（如圖 1 所示）。

⁵ 林保華，〈圍支那共產黨的安倍外交美學〉，《動向雜誌》，2013 年 5 月 19 日。

⁶ Patrick Smith, "Is Abenomics Japan's Second Economic Miracle?" *The Fiscal Times*, March 11, 2013.

⁷ Martin Fackler, "Japan Shifts from Pacifism as Anxiety in Region Ris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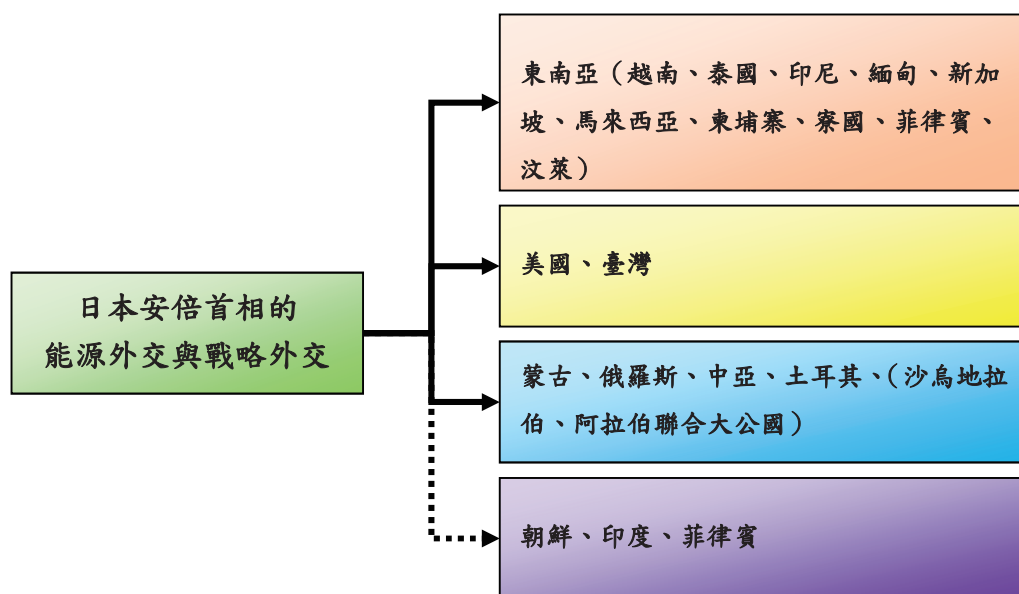
圖 1 安倍晉三的亞太外交戰略架構



最後，在本文分成三個部分來分析日本的亞太區域外交戰略的脈絡，並透過政治與經濟、安全與外交兩個面向來釐清日本亞太區域的戰略思維。第一部分分析日本對東南亞區域的戰略考量與企圖；第二部分分析日本對東北亞區域的戰略考量與企圖。第三部分分析日本對美國區域戰略的應用與調整。透過此三大部分的戰略外交之分析與建構，試圖

架構出安倍政府整體的亞太區域戰略框架和思維，進一步掌握日本在亞太區域所欲營造的優勢戰略外交角色和布局。（如圖 2 所示）

圖 2 安倍晉三能源戰略外交



貳、安倍晉三的東南亞區域戰略外交發展策略：經濟與安全考量

安倍分別在 2013 年 1 月、5 月、7 月和 11 月針對越南、泰國、印尼、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汶萊、柬埔寨和寮國等 10 國進行訪問，主要目的與意義不外有二：其一在外交策略上，希望拉攏東南亞國家，以因應來自中共的競爭；其二在經貿投資上，期望藉著東協的經濟成長之力，來加速日本經濟的重建。然而，大部份的東南亞國家對待日本的想法很現實，那就是「避免政治對抗，強調經濟合作」，「中」日領土問題不會成為安倍東南亞之行的重點，東南亞國家更希望看到經濟合作、經濟互利、與經濟成長，而不是製造衝突或是惡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基此，從安倍的東南亞之行可以明顯看出其背後企圖：其一是通過拉攏東協各國，對中共形成包圍圈的戰略態勢。其二是藉由南海議題的討論，凸顯「中」越、「中」菲或「中」與南海周邊國家的主權爭議，而日本願意給予最大支持，堅持南海不是中國的內海，以及來維持南海區域的和平與通航。

一、安倍晉三對東南亞國家發展的思維與戰略

關於安倍的東南亞訪問行程，主要計有 2013 年 1 月的越南、泰國和印尼之行（以下簡稱越泰印之行）；5 月的緬甸之行；7 月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之行（以下簡稱馬新菲之行）；10 月的印尼與汶萊之行，以及 11 月的柬埔寨和寮國（以下簡稱東寮之行）之行。接下來，本文將個別針對安倍訪問之目的及其背後的政治意涵逐一進行說明。

首先就越泰印之行而言，安倍於 2013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展開第二度上任以來首次外訪，此行訪問之動機和目的除了企求持續強化美日同盟的外交政策架構，同時也期望能夠深化與東協各國的合作關係；同樣地，維護南海海上航運安全和增強日本與越泰印的外交關係，也是安倍此行的重點任務。此外，拓展經貿更是此行的另一項重點，因為一來可以加強日本與越泰印的經貿合作關係，確保日本在 3 國的經濟利益；二來是透過對南海航運安全的關注，確保能源補給航線的安全，以及加強日越的軍事合作。⁸

就背後的政治意涵而言，此行被視為「安倍主義」（Abe Doctrine）的體現，⁹意即日本企圖透過與東協合作的機會，構築雙邊或多邊的安全機制，一方面為日本經濟帶來重生機會，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日本開展戰略性的經濟安全外交。因此，訪問越泰印期間，安倍大力闡述日本對亞洲外交的想法，頗有「福田主義」（Fukuda Doctrine）的影子。

其次就馬新菲之行而言，安倍於 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展開第

⁸ Ian Storey, "Japan's Growing Angs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EAS Perspective*, No.20, Singapore, 8 April, 2013, pp.1-11.

⁹ 「安倍主義」主要是由內閣官房助理谷內正太郎和官房長官助理兼原信克等人所制定，兩人均為安倍首相的智囊成員，都是該官邸主導型外交的代言人。

三次的東南亞出訪（第二次是 2013 年 5 月的緬甸訪問），此次出訪也是日本執政聯盟在參議院取得勝選後的外交宣示。此行之動機和目的雖然著眼於經濟和安保領域的合作，但是仍未偏離經濟、政治和外交等三項。在經濟方面，日本企圖與馬新菲擴大和深化彼此的經濟合作；在政治方面，安倍積極尋求海外共同支持其推動「日本修憲」和行使「集體自衛權」，¹⁰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成為「正常國家」，並且對周邊地區的安全負起必要的責任。在外交方面，安倍強調在面對國際安全環境急遽變化的情況下，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及為地區和平做出貢獻，「集體自衛權」和「簽署貨幣互換協定或擴大貨幣互換規模」等方案是日本的當務之急，也是此行的重點任務。¹¹

就背後的政治意涵而言，此行被解讀成日本對中共進行「圍堵」的佈椿之舉。其具體作為計有，在外交方面，日本除以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方式積極援助菲律賓（與中共發生南海主權爭議）增強武裝力量，也表示將擴大與馬來西亞進行經貿和戰略交流，並與新加坡就南海主權爭議和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TPP）等議題交換意見。¹²在經濟方面，日本準備設立「泛亞債券指數基金」，藉此投資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的國家債券，大舉進入東南亞市場，藉以增強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進而弱化中共在該地區的影響力。¹³

¹⁰ 「集體自衛權」是指當同盟國受到攻擊時，日本可以向同盟國敵方發動反擊的權利。但是各國媒體對此言論卻提出強烈批評，認為日本對於過去的侵略戰爭尚且不願提出反省；一旦該議成案，將來必然有重返軍國主義之嫌；〈安倍製造輿論：修憲有助於東南亞和平〉，《朝鮮日報中文網》，2013 年 7 月 29 日，〈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07/29/20130729000010.html〉。

¹¹ 「貨幣互換」是指在出現債務等緊急狀況下，把本國貨幣交給對方國家，以此借入對方國家貨幣或美元的作法。

¹²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是由美國所主導的區域貿易協議，該協議自 2010 年 3 月起迄 2012 年 7 月止，已經進行了 13 回合的談判。該協議所追求的標準高於現行任何自貿協定，例如，1、規定所有商品均應實現自由化，不得有特殊例外的保留關稅；2、商品自由化的涵蓋領域，擴及勞工和環保等敏感議題；3、要求所有申請國必須和現有的成員國締結自由貿易協議；參閱謝書旻，〈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與中共發展策略〉，《中共研究》，第 46 卷第 10 期，2012 年 10 月，頁 58-59；Sanchita Basu Das, “RCEP and TPP: Comparisons and Concerns,” *ISEAS Perspective*, Singapore, January 7, 2013, No.2, pp.1-9。

¹³ 〈安倍會見馬來西亞總理 稱解決領海爭端應遵守國際法〉，《國際線上新聞網》，2

第三，就汶萊之行而言，10月9-10日在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舉行的「第23屆東協峰會及東亞高峰會議」，似乎象徵著「經濟一體化、政治團結、擔負社會責任」的東協共同體正式成形。基此，剛剛在印尼出席「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的安倍也藉由該次會議的參與，不僅有幸見證「共同體」的建成，同時也伺機訪問汶萊，陸續完成東協8國（僅剩柬埔寨與寮國）的造訪壯舉。就其背後的政治意涵而言，該次的出訪不僅彰顯中國與日本對「東協共同體」的關注，同時也是展現日本在亞太區域尋求影響力的企圖心。

最後，關於11月16至18日的東寮之行，似乎可視為日本刻意彰顯「和平主義」的具體作為。對此，安倍向東寮兩國領導人表示，這一次的訪問是日本高層首次大規模的正式造訪行程，頗有挖牆角的外交企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¹⁴就此行背後的政治意涵而言，安倍政府之舉動就是為了在軍事、經濟等方面牽制中共，因為鑒於中共對東寮兩國擁有地緣的優勢，日本唯有突出其軍經方面的影響力，才足以與中共進行抗衡。¹⁵

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友好的關係可以追溯至1977年，時任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賓馬尼拉提出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福田主義」，該主義闡明日本不做軍事大國，願與東南亞各國坦誠相待，同時支持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而奉行該外交方針的日本在日後30多年中，通過ODA等措施，大幅改善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¹⁶

但近年來，日本遭遇經濟低潮、外交上與鄰國存在主權糾紛，對此

013年7月26日，〈<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3/07/26/6991s4196488.htm>〉。

¹⁴ 〈日媒：安倍訪遍東盟十國 示好「親中派」〉，《中國新聞網》，2013年11月18日，<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chinanews/20131118/00105180166.html> (viewed on 2013-11-22)。

¹⁵ 同註14。

¹⁶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構主義分析，1990-2010》（臺北：五南圖書，2013.4），第四章；〈日首相開啟東南亞首訪之旅 關鍵詞為「安倍主義」〉，《中國新聞網》，2013年1月16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6/c_124240564.htm〉。

安倍極力想要更進一步拉攏東南亞國家。在經貿方面，爭取東南亞經濟合作有助日本經濟復甦與增長，使東南亞經濟圈對日本經濟重生帶來有利因素；在戰略外交上，加強日方與東南亞國家的防務聯繫，制衡中共在區域內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希望聯合東南亞國家「圍堵」中共，為持續膠著的「中」日關係打開新局面。¹⁷事實上，安倍任用的兩名外交智囊谷內正太郎和兼原信克，就曾提出以協助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實現民主化，以抗衡中共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也因此讓安倍此行加強與東協國家合作，頗有牽制中共並與之較勁的意味。¹⁸

實際上，自從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後，日方便已經開始為「中共包圍網」策略進行布局。例如，2013 年 1 月 2 日，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前往緬甸訪問，以強化日緬兩國的經濟和戰略合作關係；訪問期間，麻生不僅免除緬甸高達 5,000 億日元的債務，還提供該國 500 億日元的貸款援助。之後，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也以維護區域安全和穩定為由，分別於 1 月 9 日至 13 日先後訪問菲律賓、新加坡、汶萊和澳大利亞等 4 國。¹⁹安倍更在 1 月 16 日至 18 日，分別前往越南、泰國和印尼進行訪問，以強化雙邊經貿投資與安全保障合作。

就日本的外交史而言，一群剛剛走馬上任的政要，竟在短短半年內，接連訪問東協 8 個成員國（柬埔寨和寮國除外），可說是相當罕見的舉動。從安倍政府一連串的出訪行程，不難看出其對東南亞地區的重視和企圖。從日本這種「戰略外交」作為，不難發現日本當前的亞洲外交策略是刻意接近或拉攏意識形態相近的鄰國，藉此孤立一些價值觀不一致的國家，譬如中共和北韓等。

安倍此行將落實「戰略外交」和「價值觀外交」策略，在民主、法治、人權等口號下，用經濟合作、安全保障、甚至軍事交流等方式，在

¹⁷ 〈安倍今日訪東南亞 稱為膠著中日關係打開局面〉，《新京報》，2013 年 1 月 16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6/c_124236265.htm〉。

¹⁸ 〈安倍將訪東南亞 迴避親中國家〉，《自由時報》，2013 年 1 月 1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an/11/today-int1.htm>〉。

¹⁹ 〈日本高官半個月跑遍東盟 7 國 外交史罕見〉，《大公網》，2013 年 1 月 15 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world/roll/2013-01/1387170.html>〉。

亞太地區尋求與日本價值觀相同的國家，進而構築雙邊、多邊等的多重密切關係，以助地區穩定和發展，此也被稱之為「安倍主義」。²⁰特別是日本極力拉攏東南亞國家中，與中共有南海主權糾紛的國家，如菲律賓和越南等，透過相同的價值觀、利益與目標，容易在對中共議題上達成共識，意圖建構出對「中共包圍圈」的戰略想法。

二、安倍訪問東南亞 10 國的經貿合作與區域戰略

關於安倍內閣最近 4 次的東南亞之行，主要針對東南亞各國完成外交訪問，特別是對新開放的緬甸，更為日本所熱切關注。以下針對日本與前述各國的關係發展進行檢視和剖析，藉此理解安倍上臺後 4 次訪問東南亞的政經目的與意涵。

（一）日本與越南外交關係：經濟與安全利益

安倍在 2013 年 1 月 16 日訪問越南期間，分別會晤越南總理阮晉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和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兩國領導人進一步討論深化彼此戰略夥伴關係，促進雙方在政治、國防、安全、經濟、貿易等領域的合作，並同意繼續加強雙邊互訪和各級別交流對話，同時宣布 2013 年為「日越友誼年」，以紀念兩國建交 40 周年。此外，阮晉勇感謝日本政府 20 年來向越南提供巨額官方發展援助，希望日本繼續增加對援助，協助越南到 2020 年實現成為工業化國家的目標。安倍也承諾展開經濟合作，並向越南提供約 5 億美元的新貸款，協助越南發展高速公路、港口、核電站、開採稀土等重要基礎設施。²¹

在會談中，除了強化日越經濟合作和對越援助，中共議題也是焦點之一。安倍與阮晉勇會談時，主動提及釣魚臺和南海主權問題，對近期中共在海洋頻頻活動一事交換意見。²²越南在南沙問題上與中共存在紛

²⁰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²¹ 〈安倍繞着中國出訪 越南避談對抗中國不上套〉，《中國新聞網》，2013 年 1 月 17 日，〈<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chinanews/20130117/10374166828.html>〉。

²² David Koh, "Vietnamese Reaction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ivergence betwee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SEAS Perspective*, Singapore, January 21, 2013, #05, pp.1-5; Le Hong Hiep,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Keep Vietnam-China Relations Cold," *ISEAS*

爭，對於在釣魚臺問題上頻繁遭受中共「挑釁」的日本而言，兩國擁有共同立場。安倍說：「所有相關國家都應遵守國際法，『中』方片面升高事態的舉動是非常危險的。『中』方的活動日趨頻繁，對地區而言是共同的憂慮。」²³同時，也呼籲日越在此問題上協調立場，共同應對，促進兩國在政治、安全及國防等領域的合作，強調日越加強合作對地區和平穩定有著重要意義。最後，日越一致反對以武力更改東海及南海現狀，同意強化安保合作，呼籲各國應在國際法的基礎上解決分歧，以維護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二）日本與泰國外交關係：經濟與發展利益

安倍的東南亞之行接續訪問泰國，這是繼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於 2002 年 1 月訪問泰國後，睽違 11 年日本首相再次訪泰。安倍首先參訪「泰日工業大學」，這是一所引進日本工業技術、培養日語技術人才的專業學校，希望藉此加強與泰國在人才方面的合作，解決泰國勞工短缺問題。此外，安倍還拜訪泰國國王普美蓬，帶了日本天皇的親筆信，感謝泰國在日本 2011 年發生海嘯地震時，為日本提供有力幫助。

安倍也與泰國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進行高峰會談，雙方針對發展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加強安全保障的緊密合作、擴大雙邊經貿、投資合作等達成共識。日方表示，日泰經貿關係緊密，目前日本是泰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泰國則是日本第 6 大貿易夥伴，同時日本還是泰國最大的投資來源國，約佔泰國吸引外資額 60% 以上。日方承諾將持續強化兩國經貿合作，除了傳統汽車產業合作，還希望擴大對泰國基礎建設的投資，包括高鐵、資訊技術、防洪設施等領域，從而構築兩國穩固的合作關係。此外，安倍還希望參與泰國在緬甸投資建設的土瓦港（Dawei）項目，盈拉則回應將建立一個包括泰國、日本和緬甸在內的

Perspective, Singapore, April 12, 2013, #22, pp.1-9; H. T. Nguyen, "Vietnam's Position on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s and the Spratlys: its Maritime Claims,"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5, no.1 (2012), pp.165-211.

²³ 〈訪東南亞 安倍批中國危險〉，《蘋果日報》，2013 年 1 月 17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30117/34775330/>〉；Lye Liang Fook,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New Strategies Interspersed with Old Ones," *ISEAS Perspective*, Singapore, January 14, 2013, #03, pp.1-6。

三方會談機制，討論三國在土瓦港項目的具體合作事宜，泰國和緬甸都希望日本參與土瓦經濟特區的發展。²⁴

安倍與盈拉也針對中共近來積極擴張海洋勢力議題及「中」日釣魚臺主權爭議交換意見。在「中」日兩國釣魚臺主權爭議上，安倍重申釣魚臺是日本的一部分，稱將冷靜應對，加強與「中」方的溝通，努力改善兩國關係，並強調南海島嶼的主權糾紛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還須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COC)，作為爭端發生的解決方法和依據。

(三) 日本與印尼外交關係：經濟、安全與能源利益

安倍東南亞訪問的最終站是印尼，與印尼總統蘇西洛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舉行高峰會，針對雙邊經濟合作等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同意加強貿易與投資領域的合作，日本亦將協助印尼進行大眾運輸建設。在反恐方面，日本將加強和印尼共同打擊恐怖主義。²⁵蘇西洛表示，2013 年是印尼與日本建交 55 週年，由於兩國產業互補，加上印尼對與日本的經濟合作持開放態度，因而雙邊經貿合作甚為密切。日本已是印尼最大的貿易夥伴和貿易順差來源國，主要來自對日本大量輸出石油與天然氣。

在會談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安倍向外界通報此次東南亞三國的出訪成果，並闡述被媒體稱為「安倍主義」的日本亞洲外交戰略，即為安倍上任後所確立的「亞洲外交 5 項原則」：²⁶

1. 日本要與東協國家共同維護以民主和人權為準繩的普世價值觀；

²⁴ 〈應對人質事件取消演講 安倍東南亞之行草草收場〉，《人民日報》，2013 年 1 月 19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j/2013/01-19/4502253.shtml>〉。

²⁵ 〈印尼日本擬加強戰略夥伴關係 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環球網》，2013 年 2 月 19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mil/2013/02-19/4577639.shtml>〉。

²⁶ 〈安倍晉三發表對亞洲外交五項原則 再打價值觀牌〉，《東方早報》，2013 年 1 月 19 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3_01/19/21364774_0.shtml〉；“The Bounty of the Open Sea: Five New Principles for Japanese Diplomacy,” January 18, 2013, <http://www.kantei.go.jp/foreign/96_abe/statement/201301/18speech_e.html>。

2. 日本願與東協國家一起全力維護海洋權益和航行自由；
3. 積極推進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濟貿易合作，建設各種網絡，促進投資，拉動日本經濟的復甦，與東協共同繁榮；
4. 日本與東協共同發展與守護亞洲多樣性文化；
5. 促進日本與東協各國年輕人的交流，增進相互理解。

安倍希望這 5 項原則能夠得到東協各國的積極回應。在「亞洲外交 5 項原則」中，雖未直接言及中共，但提及「海洋要靠法治及規則來管理」、「不能將海洋當成力量支配的場所」，這是意有所指地在牽制中共，因為中共正企圖強力確保海洋權益。安倍強調，「一個崛起的中國大陸對日本經濟有正面影響，然而，中國大陸也必須以負責任的方式在國際社會中行事。」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主權爭議應該通過法律來解決。蘇西洛也表示，「無論是南海問題還是東亞問題，或者是亞洲其他地方的問題，解決方式都應該是和平的，要依照國際法，而非訴諸武力。」更重要的是，此 5 項外交原則正好與安倍上臺之初所提的「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理念吻合，其目的無非是要增強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同時制衡中共在亞太地區的勢力。

（四）日本與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經貿與外交利益並重

繼 2013 年 1 月的東南亞出訪之後，安倍緊接著在 7 月 25 日下午抵達馬來西亞，進行為期 2 天的訪問行程。日馬雙方代表在馬來西亞的普特拉加亞舉行會談，分別就南海主權爭議、TPP 談判和科技基礎建設等議題，進行廣泛性的交流談話。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Najib Tun Razak）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日馬雙方的會談涉及雙邊投資、金融合作和兩國青年交流等重要議題，實屬重要。安倍表示日本是 2012 年馬來西亞第 3 大貿易夥伴，在亞洲僅次於中國大陸；日本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從 1980 年到 2012 年達到 220 億美元，為馬來西亞提供 30 萬個就業機會，居第一位。因此，馬國前首相馬哈地（Mahathir bin Mohamad）便在 1982 年提出「東望」（Look East）政策，透過與日本加強經貿發展，讓馬來西亞在 2020 年成為已開發國

家。對此，安倍不僅鼓勵日馬兩國企業在高速鐵路和污水處理等領域展開密切合作，²⁷同時允諾馬來西亞國民自 7 月 1 日起，到日本旅遊或洽公不需要簽證，藉此吸引更多的馬國遊客前來日本觀光。

除了上述的經貿合作事宜，日本雖然刻意掩飾此次東南亞之行的政治意圖—「包圍中共」，但是該意圖似乎很難獲得馬國的認同與合作。例如，同樣也是南海主權聲索國之一的馬來西亞，一直與中共保持良好關係。中國大陸是馬來西亞第 1 大貿易夥伴，而且馬國長期享有貿易順差，中國大陸在馬來西亞的投資額也不斷增加，特別是現在正在建設中的「中」馬關丹產業園區，將來會大幅拉升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所以中國大陸對馬來西亞的經濟影響力至少不會弱於日本。因此，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除了一再強調「日本將與東協國家持續尋求擴大經濟合作」，同時也避談南海問題。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TPP 第 18 回合談判會議已於 2013 年 7 月 15 日在馬來西亞召開，日本在該月 23 日正式加入談判，成為第 12 個加入談判的國家。有鑒於日本的加入，TPP 成員國的 GDP 總量將可達到全世界的 4 成，高於由中共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²⁸

（五）日本與新加坡的外交關係：經貿與外交考量

安倍隨即於 7 月 26 日抵達新加坡，除了在當日上午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會談，共同決議向第 3 國出口基礎設施（諸如結合日本先進的製造技術和新加坡的國際物流週轉能力，共同向第 3 國出口），也分

²⁷ 在 2013 年 2 月，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宣布在 2020 年前建設高速鐵路的計畫；而早在 2012 年，日本政府就已經積極向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推銷高鐵技術，希望兩國建設高鐵時能採用日本的新幹線技術；〈安倍晉三稱馬來西亞籌建高鐵將採用日本新幹線技〉《中國日報網》〈<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3/07/26/5951s4196459.htm>〉。

²⁸ 〈安倍晉三稱馬來西亞籌建高鐵將採用日本新幹線技〉《中國日報網》〈<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3/07/26/5951s4196459.htm>〉。RCEP 即是由東協 10 國發起，邀請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等 6 國共同參加（10+6）的自由貿易協議，該協議通過削減關稅及減少非關稅壁壘的方式，企圖建立一個涵蓋 16 個國家的統一市場。若 RCEP 得以談成，此將會成為一個涵蓋約 35 億人口，GDP 總和高達 23 兆美元，產值占全球總產量 1/3，堪稱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參閱〈<http://baike.baidu.com/view/9630693.htm>〉。

就 TPP 和 RCEP 等議題進行談話；此外，安倍也在當日下午與同在新加坡訪問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就海上安全、南海議題、以及 TPP 的談判等問題進行磋商與會談。

另外，根據日本《產經新聞》7 月 26 日報導，有鑒於新加坡是東協國家的大腦，近年來不僅協助訓練不少東協官員，同時還積極援助目前快速對外開放的緬甸，因此不少關於緬甸重建的法律與金融制度之會議都在新加坡舉行。由於日本也計劃進軍緬甸，因此日本積極與新加坡建立關係，進而完成其前進中南半島的目的。此外，安倍與李顯龍就日本國內關於修改憲法和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討論進行說明，以期獲得理解。安倍就修憲一事，強調此舉是把「和平主義、國民主權和堅持基本人權」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有關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企圖，安倍聲稱這是就國際社會安全環境變化而進行的考量，如此才能確保美日同盟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最後，對於同樣在新加坡進行訪問的拜登和安倍，雖然商討 TPP 參與仍是他們此行出訪新加坡的目標，但是兩人仍有各自的政治外交目標。就安倍的立場而言，他可藉此機會與美國進一步確認美日同盟關係的狀況；但就拜登的外交任務而言，亦可以藉此機會敦促日本和中共改善關係，以降低東亞區域的不穩定威脅。

（六）日本與菲律賓的外交關係：軍事與戰略安全利益

在新加坡訪問行程結束之後，安倍隨即於 7 月 27 日前往菲律賓訪問。訪菲期間，安倍與菲國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舉行高峰會談，雙方就日菲共同發展經濟、加強海上安全合作、加強對民答那峨島和平進程的援助，以及促進民間交流等 4 項議題，進行廣泛性的討論。日本將提供 100 億日圓備用貸款，協助菲國因應天災、促進海事合作，提升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執法能力；提供民答那峨島地形圖，以協助促成菲南的和平發展；透過放寬簽證規定、增加往返班機等方式，鼓勵兩國人民的往來交流。²⁹

²⁹ 安倍訪菲期間，約有數十名菲律賓前慰安婦成員齊聚在總統府馬拉坎南宮附近廣場舉行抗議，要求日本政府為二戰期間日軍在菲律賓強拉婦女成為軍隊慰安婦的行為

對此，艾奎諾三世也特別承諾會進一步增強日菲關係，不僅促進經濟交往，同時更要加強海上與安全關係。安倍更表示有意透過 ODA 的方式，向菲律賓提供 10 艘巡邏船。這批巡邏船將分兩批進行撥補，其中 5 艘計劃在菲國建造，另外 5 艘在日本建造。日本期望通過幫助菲律賓加強海上保安能力，制衡中共海軍力量延伸。同時，也積極行銷其「價值觀外交」概念，試圖消弭東南亞各國對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疑慮，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建構「圍堵中共」外交防線。

同樣地，在 2013 年上半年，「中」韓和「中」美之間的正常關係發展日益深化，也讓日本大為緊張，擔憂反遭中共的外交孤立；因此，安倍之所以在新加坡與拜登會面，似乎就是要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而且就日菲兩國積極外交與安全的承諾，似乎是日本試圖強化或確認美日同盟關係，並拉攏周邊國家，一方面實踐美國所欲推動對中共圍堵的戰略，日本似乎成為美國在區域上串連圍堵中共的黑手套；另一方面又企圖透過日菲與中共的領土爭端之便，遂行聯手制華的策略，亦符合菲日兩國的外交利益，以主權同理心方式，對抗中共在區域的強勢作為。³⁰

（七）日本與緬甸外交關係：經濟與政治利益

除了上述 6 國，近來大力推行民主改革，而廣受外界矚目的緬甸，似乎也是日本積極爭取的東南亞國家。美日領袖一前一後訪問緬甸，緬甸總統也都訪問過美日，可以看出美日兩國欲與緬甸建立更為密切的外交關係，試圖來挖向來是中國大陸後疆的牆角。³¹誠然，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早在 2012 年 4 月就已訪問過日本，並參與由日本所主辦的「湄公河地區 5 國高峰會」，成為 28 年來首位訪日的緬甸總統。2013 年 4 月，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也應日本政府邀請到訪日本，

道歉、賠償；〈兩國共同民調：日韓人互相討厭〉，《世界新聞網》，2013 年 5 月 8 日，〈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aInternationalnews/23232496/article-%E5%AE%89%E5%80%8D%E8%A8%AA%E8%8F%B2-%E6%89%BF%E8%AB%BE%E8%BB%8D%E6%8F%B4?instance=in_bull〉。

³⁰ 〈日相訪菲 強化戰略夥伴關係〉，《中央通訊社》，2013 年 7 月 27 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07270145-1.aspx>〉。

³¹ 主要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2 年 11 月連任後，立即訪問緬甸，而緬甸總統登盛也在 2013 年 5 月訪問美國，雙邊元首互訪與會談，說明美緬外交關係已經從以往的對立對抗走向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並與安倍首相會談，足見日本與緬甸的外交關係甚密。

2013 年 1 月初，麻生太郎訪問緬甸，這是安倍再次就任日本首相之後，有主要內閣成員首次訪問緬甸，麻生訪問緬甸便正式宣布免除緬甸拖欠的近 5,000 億日圓鉅額債務，並承諾在 3 月底前向緬甸提供 510 億日圓的貸款，這是 26 年以來，日本首次向緬甸提供日圓貸款。其中 200 億將用於改善仰光近郊的狄拉瓦（Thilawa）經濟特區，170 億日圓用於各地基礎建設，另外 141 億日圓則將用於改善緬甸各地貸款，麻生此舉無異是為安倍構築圍堵中共戰略外交的第一步。³²

安倍於 2013 年 5 月 24 日訪問緬甸，此行率領 40 名企業代表，對緬甸豐富天然資源感興趣，意承攬緬甸多項公共工程，包括電力、水利及道路建設等，亦可以跟中國大陸進行經濟競爭並予以制衡。安倍與登盛舉行領袖會議，此是繼 1977 年前首相福田赳夫訪問緬甸以來，將近 36 年來首位日本首相到訪，安倍將試圖以共同價值觀外交來支持緬甸民主化發展，也跟緬甸反對黨領袖翁山蘇姬會談，並加強日緬雙邊經濟合作，藉此行來牽制中國大陸，更重要者便是跟中國大陸一樣，來競爭開發緬甸的能源。事實上，緬甸長期以來便是依附中國大陸的親密盟友，對緬甸的經營遠落後於中國大陸與印度，是日本最為擔心之處。而且，緬甸將在 2014 年將首度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勢必對東協發展或「東協+1」、「+3」高峰會發揮議題主導的影響力。³³對此，安倍強調將「盡全力協助」民主化的緬甸經濟起飛，強調兩國建立「永恆友誼與合作關係」。

就安倍政經企圖而言，日本對緬甸外交的政治和經濟目的至為明顯，一方面奪取商機、另一方面牽制中共。³⁴在政治外交上，安倍試圖拉攏緬甸，圍堵日漸壯大的中共勢力；透過民主化的共同價值外交，加強雙邊政治關係。此外，日緬也首次達成軍事交流的創舉，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鹿島號」（排水量達 4,000 噸的大型訓練船）計畫在年底訪

³² 〈中評：安倍訪蒙古 構築反華包圍圈〉，《中國評論》，2013 年 4 月 2 日。

³³ Moe Thuzar, "Myanmar and the 2014 ASEAN Chairmanship," *ISEAS Perspective*, Singapore, March 18, 2013, No. 14, pp.1-7.

³⁴ 〈安倍訪緬甸 搶商機牽制大陸〉，《中央社》，2013 年 3 月 31 日。

問緬甸，這是二戰後第一艘日本軍艦停靠緬甸港口。同時，日本爲了遏止中共對印度洋的軍事威脅、順利開發緬甸的能源資源，以及如何處置「中」緬跨境能源運輸和油管輸送的問題，³⁵也成爲日本與緬甸在安保合作的新課題。此外，安倍還祭拜在緬甸的日本士兵墓地，不免讓世人產生對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疑慮。

在經濟外交上，日緬簽署了 35 項協定，內容包括日本協助緬甸，在仰光以南 25 公里的狄拉瓦興建一個 2,400 公頃的經濟開發區，開啓日緬企業合作關係的發展里程碑，也爲日本企業尋求「走出去」的策略。³⁶日本一直是緬甸的最大援助國，也是最大債務國，擁有對緬甸債權約 49.4 億美元。日緬雙邊計畫預計在 2020 年將雙邊貿易額提高到 3,000 億美元，安倍希望藉由援助與承攬緬甸基礎建設，間接帶動日本的資訊科技、通訊、道路等公共建設事業的出口，藉此一方面重振日本經濟，另一方面降低緬甸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進而達到制衡目的。³⁷

（八）日本與汶萊的外交關係：經濟與政治利益

汶萊於 2013 年 10 月 9~10 日在首都斯里巴加灣召開「第 23 屆東協峰會、第 16 次東協與中日韓(10+3)領導人、第 8 屆東亞峰會以及東協與中國、日本、南韓的『10+1』領導人」會議，與會的成員除了東協成員國的領導人外，尚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澳洲總理艾波特（Tony Abbott）、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南韓總統朴槿惠、紐西蘭總理凱伊（John Key）、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等政要人士，可謂盛況空前。

³⁵ Zhao Hong, "The China-Myanmar Energy Pipelines: Risks and Benefits," *ISEAS Perspective*, Singapore, May 15, 2013, pp.1-2.

³⁶ 〈安倍訪緬甸 為日企卡位〉，《法新社》，2013 年 5 月 25 日。狄拉瓦經濟特區包括一座港口和一座工業園，日緬各持 49%和 51%股份。按照計畫，特區將於 2015 年開放，預計吸引高科技、勞力密集型產業、紡織業、和製造業。目前三菱、丸紅、住友將開發此港口區，最快於 2015 年部分港口將開放營運。而且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12 年 12 月資料顯示，緬甸勞工廉價且充沛，擁有亞洲最廉價的薪資，製造業勞工年薪約 1,100 美元，相對於孟加拉勞工的 2,602 美元和泰國的 6,704 美元。

³⁷ 〈安倍訪緬欲加強日緬關係 形成對華包圍圈〉，《環球日報》，2013 年 5 月 25 日。

鑒於 2015 年底的「東協共同體」(包括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三大支柱)之建構，東協第一步將針對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進行規劃，逐步實現「零關稅」、「人員及資金自由流通」等目標，並逐漸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截至目前，東協已經完成「經濟共同體藍圖計畫」的 77.5%，因此東協領導人在本屆峰會上，除了針對「經濟共同體藍圖」評估報告進行討論外，同時也針對如何加強互聯互通、促進服務、人力資源自由流通、推動東協統一簽證制度等問題，進行廣泛且深入的對話。

就具體的工作成果來看，《東亞峰會金邊發展宣言》的行動計畫一直是日本積極敦促與參與的重點工作；基於此，日本除了與汶萊達成協議，針對能源與環保、教育、金融、公共衛生、災害管理及東協互聯互通等領域進行合作之外；同時也參與《第八屆東亞峰會糧食安全宣言》的研擬和推展，這些是日本此次汶萊之行的政經成果。³⁸

(九) 日本與東寮的外交關係：經濟與政治利益

安倍首相在 2013 年 11 月 16 日又前往柬埔寨進行外交訪問，訪問期間，安倍除了允諾將提供 4,000 萬美元協助柬國成立一家醫療急救中心(預計於 2015 年 3 月成立)之外；同時還提供約 500 萬美元，作為協助柬埔寨清除境內的地雷費用。除此之外，日本還同意捐贈 180 萬美元給柬國的「特別法庭」，以協助處理「前赤色高棉」問題之用。對此，安倍向柬國首相洪森(Hun Sen)表示，這一次的訪問是日本 13 年以來，第二度造訪柬埔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安倍與洪森舉行高峰會談，其間除了慶祝日柬建立外交關係 60 週年之外，也分別就兩國的政治、安全、外交、法治、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特別是增加柬國民眾赴日旅遊的數量)等議題發表合作宣言。最後，也宣揚「積極和平主義」的理念，亦即分別就南海紛爭的解決規範、海洋法治的重要性以及北韓發展核彈與恐怖行動(綁架外國人質)等問題交換意見，擴大兩國的合作範疇。³⁹基本上，柬國與中共的外交關係向來密切，柬國從中共獲取相當

³⁸ 〈第 23 屆東盟峰會將在汶萊舉行〉，《人民網》，2013 年 10 月 8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1008/c1002-23127769.html>〉。

³⁹ 〈安倍訪柬埔寨老撾 試圖以「遠交近攻」牽中國〉，《環球網》，2013 年 11 月 18

多的政經資源與援助，亦可以說東國依賴中共的程度很高。日本試圖改善與加強對東國的外交與經貿關係，表面上看起來是挖中共外交牆角，但裡子是建構更為密切的經貿關係，一則發展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機會，二則構築日本與東南亞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的紐帶環狀關係。展現出日東外交有所突破，經貿合作上亦有所建樹的國際外交效應，至少可以滿足日本對東南亞政經外交突破的心理需求。對東國來說，能獲得日本的援助與投資，更有利於東國的經濟發展。

11 月 17 日安倍繼續對寮國進行訪問，安倍除了與寮國總理通辛（Thongsing Thammavong）舉行高峰會議外，安倍同樣也允諾提供 90 億日元，以協助寮國擴建國際機場，另外也同意將提供諸如扶貧、基礎建設、醫療衛生的援助基金，以及重視區域政治發展等議題。舉例而言，諸如協助打通湄公河流域的「東西經濟走廊」、南海問題、北韓問題和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議題，進行討論和意見交換。⁴⁰一方面爭取或滿足日本對寮國外交上的實質合作成果與心理期待，在另一方面，透過拉攏寮國，亦可以展現出突圍中共後院外交的國際印象，可說製造出一舉兩得的外交與內政的利益。在發展層次上，亦能滿足寮國的期待，改善寮國的經濟環境。

在經濟外交方面，柬埔寨與寮國作為「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區（GMS）」的兩個重要成員，始終具有牽制中共向南拓展的地緣優勢；加上近年來，柬寮兩國在經濟上的不錯表現，似乎已經成為日本積極爭取的重要國家。當然，日本若能對兩國有其影響力，必能相對削減中共在該地區的優勢，進而增強日本在柬寮兩國的戰略比較優勢，這是日本之所以在 11 月中旬積極訪問兩國的重要原因。在安倍順利訪問完柬寮之後，東南亞十國在安倍上台未滿一年，便已經對東南亞外交訪問走透透，這麼積極推動日本與東協國家的政經關係，亦可以看出中日兩強積極拉攏與爭取東協國家的支持，外交競逐意涵相當明顯。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11/4572544.html>〉。

⁴⁰ 同註 14。

參、安倍晉三的東北亞戰略外交發展策略：政治與經濟發展考量

至上

安倍的東北亞戰略外交，主要是以政治和經濟發展為主要考量，在政治上以主權和海域安全訴求為主，並對中共進行圍堵策略。在經濟上，以搜尋能源為主，確保日本經濟安全，維護日本區域經濟利益。由於日本與中國大陸、南韓有主權爭議，加上「中」韓仇日的情結未解，以及北韓的窮兵黷武作為，因此當安倍企圖以保守鷹派之姿，喚起日本民族主義意識之際，無疑提高東北亞區域安全危機，此又將使日本更加不安。是故日本勢必得加強與俄羅斯、蒙古、臺灣和北韓的外交關係，如此不僅可以確保東北亞北面疆域的安全與發展，同時也可降低兩岸聯手抗日的危機，並可對中國大陸進行反圍堵。

一、日本與蒙古外交關係：資源外交與價值觀外交

蒙古曾是社會主義國家，深受蘇聯影響，蘇聯瓦解後，蒙古轉變成選舉體制的民主國家，獲得日本援助甚多；至 2010 年，日本援助蒙古金額達 22 億美元，位居日本對外援助首位。蒙古因為位居「中」俄領土之間，對於民主制度頗有孤立感，企望與西方國家加強外交關係，以獲得更多援助與投資，而積極與日本交往，可以加強經貿投資與安保關係，亦可透過日本通往西方國家世界。⁴¹相對於日本對蒙古長期施予援助，中國大陸卻未特別與蒙古有進一步的交往，因而給予日本可趁之機。

安倍訪問蒙古具有高度的政經利益考量，不只是敦親睦鄰而已，更希望發展互利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自 2006 年小泉首相之後，7 年來首位訪問蒙古的日本首相。就經濟因素而言，蒙古是資源大國，日本有科技但無資源，雙邊可以實踐雙贏策略。除了促進日蒙經濟合作、推動「活力倡議」，⁴²以及加速簽署日蒙雙邊經濟夥伴協議外，日本特別重視

⁴¹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蒙古 意圖推行資源外交〉，《日本共同社》，2013 年 3 月 31 日。〈安倍訪蒙古 圖構築針對中國包圍網〉，《BBC 中文網》，2013 年 3 月 30 日；〈中評：安倍訪蒙古構築反華包圍圈〉，《中國評論》，2013 年 4 月 2 日。

⁴² 安倍提出「活力倡議」之內容，包括協助烏蘭巴托處理空氣污染問題、建設地下鐵

稀土和煤礦能源的開發。日本因為受到 311 地震、海嘯和核災複合式災難衝擊，核電供給受阻，在 2012 年火力發電的燃料成本比大災難前增加 3.2 兆日圓，約 335 億美元，亟需確保煤礦供應穩定。因此，安倍的蒙古之行，對於日本爭取蒙古境內的「塔本陶勒蓋煤礦」之開發是有極大的助益，有鑒於該礦區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未開採煤礦區，若能爭取到其開發權，勢必可以確保日本能源供應的穩定。⁴³

就政治因素而言，蒙古向來與中共和北韓的關係密切，與兩國亦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安倍可以透過與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和總理阿叻坦呼雅格（Norov Altankhuyag）交流之便，順利掌握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勢；換言之，透過加強日蒙外交關係，便可達成牽制中共與北韓之目的。⁴⁴同時，安倍強調蒙古是日本重要的地區戰略夥伴，兩國同享自由、民主、和平與互助等共同價值觀，也在共同「價值觀」的體現下，建立紮實的外交關係；簡言之，安倍對蒙古的外交策略，無疑是透過「對華包圍網」的構築，加強日本區域地位，同時善用蒙古礦產資源，以促進日本經濟發展。⁴⁵

二、日本與俄羅斯外交關係：經濟優先兼具區域制衡戰略

安倍訪問俄羅斯，成為日本 10 年來第一位踏上莫斯科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首相。長期以來，日俄之間一直存在領土爭議，俄方實際控制齒舞、色丹、國後和擇捉四島（俄方稱為南千島群島或庫頁島南部，日方稱為北方四島或北方領土）；2010 年 11 月，時任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登上國後島，是俄國元首首次登島，引發日本政府強烈抗議。2012 年 7 月，梅德韋傑夫以俄國總理身份再度登上國後島，日俄關係陷入谷底。⁴⁶

的調查、開發環境領域合作等支援措施，以及提供蒙古最大火力發電站 42 億日圓貸款，以促進蒙古經濟發展。

⁴³ 〈日本首相安倍訪蒙古取得多項進展〉，《日本共同社》，2013 年 3 月 31 日。

⁴⁴ 〈日媒：安倍訪蒙古有兩個意圖 獲取能源 牽制中國〉，《鉅亨網》，2013 年 4 月 1 日。新聞編輯資訊主要來自日本的《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

⁴⁵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蒙古 意圖推行資源外交〉，《日本共同社》，2013 年 3 月 31 日。〈安倍訪蒙古 圖構築針對中國包圍網〉，《BBC 中文網》，2013 年 3 月 30 日。

⁴⁶ 前蘇聯於 1945 年 8 月在日本投降的前幾天向日本宣戰，並奪取北方四島，迫使當

安倍於 2012 年 12 月上任後，多次向俄羅斯發出改善關係訊息，啓動兩國簽署和平協議談判。2013 年 4 月舉行的日俄高峰會，表面上是要處理北方四島爭議，但更重要的是政經合作利益，因為安倍政府希望透過經貿投資手段解決與俄羅斯的領土爭端希望渺茫，俄羅斯也深信北方四島的戰略意義與豐富能源，更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領土，強大的俄羅斯對於領土問題上不會讓步，只是願意與日本共同開發而已。所以日俄峰會要在領土問題上尋求任何突破或解決，無疑緣木求魚。日俄博奕外交，雙邊心知肚明，但對安倍來說，如何藉由重啓領土談判之名，打破日俄長期以來的外交僵局，並達到雙邊經濟發展與區域安全的務實互利交往，才是雙贏策略。⁴⁷

這可以從日俄發表的聯合聲明一窺究竟，政經利益遠重於領土爭議處理。聲明中雖然強調儘速解決領土糾紛並簽訂和平協議，但更重要者無非是經濟、能源和安全上的合作，涵蓋交通運輸、能源、醫療、食品、金融、銀行、保險等 15 項經濟合作協議。這是日俄 10 年來首度聯合聲明，也記載日俄在安全保障上擴大合作，並創設國防與外交部長級會議（所謂的 2+2 會議）。安倍的莫斯科之行，與其說是島嶼主權談判之行，不如說是「經濟外交」、「和平外交」、「能源外交」之行，來得比較貼近事實。⁴⁸

日俄在經濟具有互補互利的效果。在互有所求下，日俄高峰會一拍即合。基本上，日本需要俄羅斯的能源與廣大市場，俄羅斯則需要日本的資金和技術。特別是俄羅斯的遠東大開發亟需外國資金，也亟需日本投資與技術。安倍這一次帶領 120 人的企業團，包括東芝、三菱等重工

地 17,000 名日人逃離，至今尚未解決領土問題，也尚未簽署和平條約。2001 年普丁曾與日相森喜郎會談，並認同 1965 年發表的「日俄聯合宣言」，其中載明日俄締結和平條約後，俄即將曲舞、色丹兩島歸還日本。2003 年，普丁和日相小泉雙方簽署「日俄行動計畫」。參閱〈安倍會普丁 重啟和約談判〉，《中國時報》，2013 年 4 月 30 日。

⁴⁷ 賈靖峰，〈觀察：安倍訪俄「武士外交」難敵「俄式柔道」？〉，《北京新浪網》，2013 年 4 月 29 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429/949s966.html>〉。

⁴⁸ 東京電力公司（TEPCO）2012 年從庫頁島進口液化天然氣達 300 萬噸，高於 2009 年的 200 萬噸，將庫頁島當作一個重要的能源供應來源地，未來日俄在庫頁島的共同開發益形重要；參閱〈日相訪俄 著眼能源經濟〉，《中央社》，2013 年 4 月 28 日，〈<http://news.msn.com.tw/news3131220.aspx>〉。

企業，可謂是「最強經濟使節團」，也攜帶 2,000 億日圓援助資金給俄羅斯，拚經濟意味濃厚。日俄貿易 10 年來成長 7 倍，日本公司在俄羅斯市場經營數也增加一倍。雙邊亦研究建立數億至 10 億美元的共同基金，援助日本企業赴俄投資，足見日本前進俄羅斯市場的迫切性。⁴⁹更重要者，日本是液化天然氣最大進口國，311 地震衝擊後，日本液化天然氣進口成本飆漲，亟需尋求多樣化能源，以降低進口液化天然氣成本，將俄視為戰略夥伴關係，有其區域戰略的經濟意義。

日俄在政治安全考量上，潛藏對中共制衡的共同目標。日俄強調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不僅為經濟互利考量，更為政治與外交安全目的，擴大日俄安全保障合作，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制衡崛起的中國大陸。因為俄羅斯對於中共在北極海擴大活動心存疑慮，希望透過對話、救難行為加以牽制。此外，「中」俄邊境有 4,300 公里比鄰邊界，隨中國大陸崛起，也讓俄國擔憂中共是個潛在敵人。對日本來說，「聯俄制『中』」不但是區域外交的重要策略，亦能滿足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政治市場需求，透過啟動領土爭議談判，以及掌握俄國經濟商機與能源提供，來為 7 月日本參議院大選拉票。⁵⁰事實上，安倍與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的個人領導特質非常相似，彼此施政態度均強調務實、對內高唱民族主義、試圖提振經濟，以及重視發展與安全議題，特別是安倍強調兩人擁有共同價值觀和理想，在搏私誼情感下，雙邊試圖開啓日俄關係。

三、日本與北韓的外交關係：曖昧外交與破冰外交

安倍內閣危機管理特別顧問飯島勳在 2013 年 5 月 14 日突然訪問北

⁴⁹ 〈安倍訪俄欲扭轉東亞外交困境 領土問題俄不讓步〉，《新京報》，2013 年 4 月 29 日。

⁵⁰ 日本國會實行參眾兩院制，參議院的權力小於眾議院，因為預算和條約無須得到參議院的批准就能生效。但是，參議院有權否決眾議院批准的議案，在這種情況下，相關議案必須得到眾議院 3 分之 2 議員的支持才能獲得通過。參議院共有 242 個議席，議員任期 6 年，每 3 年改選一半，因此 2013 年 7 月 21 日的參議院大選，共計有 121 席必須重新改選。就制度設計而言，參議院選舉分為小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兩部分。小選區制是由選民直接對候選人進行投票，而比例代表制則是由選民對各政黨進行投票，並根據得票數多少，按一定比例給各政黨分配議席。〈日本參議院選舉開始投票〉，《中國評論新聞網》，2013 年 7 月 21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6/4/0/4/102640450.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2640450&mdate=0721083909>〉。

韓，可能為安倍會見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鋪路，進行外交破冰之旅。飯島勳在小泉任內擔任政務秘書官，與北韓當局有私交，曾安排小泉在 2002 年和 2004 年訪問平壤，與當時的北韓領袖金正日會談，2002 年出訪北韓時，安倍也曾隨行，所以安倍對北韓並不陌生，甚至有可能舉行雙邊領袖會議。正如安倍在國會委員會上曾說：「在考慮如何解決綁架議題時，如果高峰會是重要手段，我們必須考慮與他們協商。」⁵¹日本對北韓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是透過對話與施壓，試圖解決綁架、核武和飛彈問題，骨子裡無非是趁北京此時對北韓強硬態度指責，拉攏北韓，開闢新外交場域來圍堵中共，這無疑是在進行所謂的「曖昧外交」。所以可以看出安倍試圖展開與北韓交往合作的決策，對朝鮮半島進行雙軌外交策略。日本對兩韓政策的改變，其實與日本對兩岸政策的調整，這與處理日韓獨島問題和「中」日釣魚臺問題有關，也展現出務實外交，並試圖突破在北韓問題上的外交孤立。

然而，安倍派遣飯島勳出訪北韓，不僅沒有事先通報美、「中」、韓政府，連日本政府負責解決日本人遭北韓綁架問題的擔當大臣都沒有被事先告知，令美國相當不滿。由於北韓中央電視臺播出飯島勳抵達北韓的消息，致使這一秘密出訪行動遭曝光，令安倍陷入極其尷尬的境地，也將影響美、日、韓、「中」四邊的外交互動。⁵²不過安倍試圖訪問北韓，以反傳統的外交交往策略，倒是顯示出安倍正在構築政經合一的外交戰略，也就是安全與經濟的雙軌外交，既為日本國內經濟與企業開拓市場，也為日本民族找尋民族定位，更為圍堵中共建立政治與經濟包圍圈。

四、日本與「中」韓關係發展：經濟與安全利益

「中」韓對於安倍政府近來不尋常的政經和外交作為深感疑慮，因為日本的強烈舉措已經對「中」、日、韓的地緣政經秩序造成重大衝擊。例如，日本近年來採取的激烈經濟措施、企圖聯合中國大陸周邊國家共

⁵¹ 雷光涵，〈破冰？安倍：考慮會見金正恩〉，《聯合報》，2013 年 5 月 15 日；〈朝鮮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會見日本內閣顧問〉，《北京新浪網》，2013 年 5 月 16 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516/9620319.html>〉。

⁵²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ightlipped about His Aide’s Visit to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May 15, 2013; “Japan PM Abe Would Meet N. Korea Leaders Kim over Abduction,” *BBC News*, May 15, 2013.

同圍堵中共、直接與北韓進行秘密外交接觸，皆讓「中」韓政府與人民感到不悅憤怒，甚至挑動彼此最敏感的政治神經與安全顧慮。然而，「中」韓對日本二戰侵略始終無法釋懷，加上島嶼主權爭端（「中」日的釣魚臺之爭、日韓的獨島之爭），更加劇雙邊對立緊張關係。安倍以保守鷹派之姿，試圖帶領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激進舉動，更令兩國疑惑不已。尤其是日本在 2012 年 9 月，片面宣布將釣魚臺收歸國有，更是激起中國大陸民眾的強烈反感，不僅導致中國大陸境內的日本企業遭到破壞，兩國的文化與經貿交流也遭受波及。⁵³

就「中」日關係而言，兩國始終是保持既合作又對抗的曖昧態勢，一方面中國大陸需要與日本密切合作，才能維持經濟的高度發展；另一方面日本鑒於二戰原罪之故，經常遭受中國大陸民眾的挑戰，兩國的困境似乎深陷在既需「合作」又彼此「仇視」的矛盾中。對此，「中」日問題的解決關鍵似乎就是建立互信機制，並擴大彼此經貿合作和交流，相信惟有如此，兩國才能取得結構性的改善成果。舉例而言，安倍第一次擔任首相時，他出訪的第一個國家便是中國大陸，期間呼籲兩國建立「戰略互惠關係」，藉此修復雙邊的外交不安關係。但是安倍第二次擔任首相，最先選擇出訪的國家卻是中國大陸周邊鄰國，而且不是親「中」國家，包括東南亞 4 國，蒙古、俄羅斯等，對於中共的政經態度與策略有明顯轉變。對中共的外交政策由主動交往，轉為主動圍堵中國大陸的拉攏策略。

就日韓關係而言，兩國自冷戰爆發以來，即在軍事安全方面建立共識，但是鑒於過去的歷史仇恨及高度競爭的經濟衝突（「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爭議），兩國同樣也是處於曖昧的型態。⁵⁴誠然，這是日韓關係始終無法取得突破的最主要關鍵。

至於，打著重建「強而有力的日本」之安倍政府，似乎就是日本保

⁵³ 石原忠浩，〈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的理念和對外政策的展望〉，《臺灣新社會智庫》，2013 年 4 月 1 日。

⁵⁴ 沈家銘，〈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與對我國外交的啟示〉，《東亞論壇季刊》，476 期，2012 年 6 月，頁 57-71；蘇俊斌，〈中國崛起後的日本對中政策〉，《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 2 期（2012 年 6 月），頁 15-34。

守鷹派勢力抬頭的象徵。例如，安倍政府強調將原日本憲法第 9 條「日本不得發動戰爭、不得擁有軍隊」之規定加以修改，呼籲日本人應該制定屬於日本國的憲法，似乎就是在為日本軍事崛起進行鋪路。事實上，從自民黨在 2012 年 12 月所公布新憲法草案中，就可發現許多保守派條文，諸如包括日皇為國家元首，而非僅是國家象徵，以及自衛隊更名為自衛軍，便可瞭解安倍政府的鷹派企圖。⁵⁵因此，在民族主義操作下，不僅讓安倍政府得以於 2012 年 12 月取得眾議院主導權，⁵⁶同時也在國內激起一股經濟民族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風潮，讓日本儘快走出泡沫經濟陰影，再度建立國家光榮和民族自尊的期待；也因此諸如祭出寬鬆貨幣政策、擴大開支和組織再造政策的推動，都是讓長期處於衰弱的日本經濟再度獲得提升的舉動。

此外，安倍政府更以超過 7 成的民意優勢，順利贏得 2013 年 7 月的參議院選舉，在改選 121 席（總數是 242 席）中，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明黨）共贏得參議院半數以上席位（74 席，當中自民黨 64 席，⁵⁷公明黨 10 席），而最大的反對黨－民主黨－僅獲得 15 席；力主日本改革的「日本維新會」因不再被選民所認同，最後僅取得 7 個席次；其他諸如「我們大家黨」7 席、共產黨 7 席（請參閱表 1）；換言之，安倍政府似乎已經奠定長期執政的穩定基礎。⁵⁸

⁵⁵ 〈安倍下一步 修憲為日本軍事崛起鋪路〉，《聯合報》，2013 年 4 月 29 日。

⁵⁶ 2012 年 12 月日本眾議院的選舉，當時執政的民主黨席次從 231 席減少到 57 席，而自民黨則從上次的 118 席增加到 294 席。

⁵⁷ 自民黨是自由民主黨的簡稱，該黨是在 1955 年由自由黨和民主黨合組而成。自民黨曾連續單獨執政長達 38 年之久，直到 1993 年首度淪為在野黨，之後，又數度與別黨組成聯合政權。2003 年 11 月，自民黨聯合公明黨雖然贏得執政權，卻在 2009 年 8 月的眾議院選舉中慘敗，再度淪為在野黨。接下來，自民黨在 2012 年 12 月的大選中，獲得過半數的議席，在 2013 年 7 月的參議院大選亦與公明黨取得過半席次，終結「扭曲國會」的情況。目前自民黨在眾院有 294 個議席，在參院有 83 個議席。自民黨是傳統保守政黨。該黨主張立足民主政治理念，維護自由經濟體制，修改憲法，堅持美日安保體制，增強自主防衛力量。對外政策方面強調以美日關係為基軸，積極參與構築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自民黨的最高領導是總裁，該黨派系林立，自民黨現任總裁為安倍晉三；〈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7/21/c_125040152.htm〉。

⁵⁸ 日本和平憲法修正案需要參眾兩院 3 分之 2 通過，再交付人民公投；參閱〈安倍欲切斷過去 東亞恐更緊繃〉，《中央社》，2013 年 4 月 25 日。

表 1 2013 年 7 月日本參議院選舉主要政黨席次統計

政黨	執政聯盟	民主黨	日本維新會	我們大家黨	共產黨
席次	74	15	7	7	7

說明：此次參議院改選的總席次有121席，本表僅列出主要的政黨及其席次。

資料來源：〈安倍參院選舉獲勝 更加執意修憲〉，《朝鮮日報中文網》，2013 年 7 月 2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07/22/20130722000003.html〉。

不過，就投票率和制度設計而言，安倍想要塑造自己成為「政治超人」之目的（包括修改和平憲法在內的「改造日本」計畫）似乎很困難。就投票率而言，這次參議院的投票率為 52.6%，僅有略過半數選民參與投票，是二戰之後倒數第 3 的投票率，似乎顯示民眾除了不再對在野黨的監督能力抱持信心，也表示民眾不願再對安倍的勝利添磚加瓦。其次，選民之所以支持執政聯盟，似乎是對安倍的經濟政策表達支持，但是對於安倍的右翼姿態與強勢作為，仍舊存有疑慮。例如，就修憲的制度規定，安倍仍需獲得國會逾 3 分之 2 的絕對多數支持才能成事。換言之，執政聯盟不但要承擔內部分裂（自民黨與公明黨衝突）的風險，還必須獲得諸多反對黨議員的支持，這是非常困難的工程。⁵⁹

基於上述，當前安倍修憲的首要任務似乎不應該是修改和平憲法第 9 條，而是先修改第 96 條，也就是放寬修憲門檻，只需要國會議員 2 分之 1 的支持，即可修改和平憲法，不需要 3 分之 2 的高門檻。對此，安倍或許可以採行以下 3 種對策，落實他的目標：第一、擴大「經濟三策」的成效：安倍利用參議院勝選和「經濟三策」奏效，⁶⁰解讀成民眾對他的執政團隊充滿信心，進而利用「經濟」「劫持」民眾，把他們綁上修憲擴軍的目標。第二、善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氛圍：安倍呼籲

⁵⁹ 〈日本參議院選舉投票率僅 52.61% 創近年新低〉，《國際在線》，2013 年 7 月 22 日，〈<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3/07/22/6991s4189987.htm>〉。

⁶⁰ 所謂的「經濟政策奏效」是指安倍的經濟政策不僅使日股大漲，同時以外銷為主的日資企業也因日圓貶值 30%而獲利大增；另外，赴日旅遊的外國觀光客也增加 30%。因此，不論是外銷廠商或國內店家，無不歡迎安倍內閣的「三箭經濟政策」；參閱〈參院選舉大勝 安倍完全執政〉《自由時報》，〈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438346〉。

日本年輕人追隨其「奪回日本」的理念，並主張將公民投票的初始年齡放寬至 18 歲，強調若欲完成修改憲法第 9 條的目標，勢必得靠這些年輕人才能達成。第三、將中共列為假想敵：持續挑動「釣魚臺主權爭議」，刻意渲染東亞周邊國家對中共軍事崛起的憂慮，擴散「中國威脅論」，緊拉美國為日本背書，利用圍堵中共作為日本修憲和整軍的依據。⁶¹

除了「修憲」舉動，安倍的保守鷹派作為也在其他事件上表露無遺。例如，關於硫磺島探尋一事，日本當局除了悼念二戰島上陣亡將士，也積極從事陣亡將士遺骸的搜尋。⁶²另外，日本當局更在 2013 年 4 月 28 日首度舉行「主權恢復日」紀念活動，企圖修復日本民族自尊；對此，安倍表示戰爭已經結束，日本應該對未來重新抱持新的觀點，有鑒於 21 世紀是日本開啓新頁的時期，政府有責任使日本更強大。⁶³特別是近來面對中國大陸和南韓的島嶼和海域主權爭端，以及北韓的軍事威脅與挑釁，日本人民應該「支持」安倍政府推動修憲與建立強大軍隊的主張，藉以達成強大日本的目標，頗有「安倍維新」的意味。

此外，日本為強化釣魚臺的防衛，自民黨政府建議自衛隊應比照美國海軍陸戰隊，新建一支海陸兩棲部隊，並配置兩棲突擊車與能夠垂直起降的 MV-22 魚鷹運輸機，藉此因應中共的軍事威脅。有鑒於日本周邊情勢逐漸惡化，北韓與中共軍事威脅也逐漸提高，自民黨政府除了要求加強部署愛國者飛彈和添購神盾驅逐艦，亦要求提升自衛隊的飛彈反擊能力。當然，這樣的訴求似乎就是讓日本變成一個正常化國家的必要條件。

就「中」韓關係而言，2013 年是兩國建交 21 周年；雖然時間不是很長，但是兩國關係發展卻取得巨大成就。兩國由初建交時的「友誼和

⁶¹ 〈安倍贏得選舉 自民黨難一黨獨大〉《泰國世界日報》，〈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67913〉。

⁶² 〈安倍訪硫磺島 悼二戰陣亡將士〉，《法新社》，2013 年 4 月 14 日。在 2010 年東京發起搜尋陣亡戰士遺骸的 3 年計畫，要將陣亡將士遺骸帶回日本，讓他們安息，也強調這是政府責任。報導約有 22,000 名日軍死於硫磺島，硫磺島位於日本東京南方約 1,200 公里的位置，許多日軍的遺骸至今尚未尋獲。根據統計，二戰期間日軍在海外陣亡約 240 萬人，其中約有 113 萬人未獲安葬。

⁶³ 〈紀念主權恢復日 安倍高唱日本民族主義〉，《聯合報》，2013 年 4 月 29 日。

合作關係」，發展為 1998 年的「合作夥伴關係」、2003 年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8 年又升格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意味著兩國合作範圍和層次逐漸拓寬加深。雙方政治上互信不斷增加，經貿關係也不斷發展。目前中國大陸是南韓第 1 大出口國和進口國，南韓是中國大陸第 4 大出口國和第 2 大進口國。隨著兩國貿易擴大，南韓對「中」投資也急速增加，目前中國大陸是南韓第 2 大投資對象國。

在 2013 年 2 月 25 日，南韓總統朴槿惠上任，可能為深化「中」韓關係帶來契機。因為前任總統李明博的政治取向比較偏向保守右派，強調與美國交好、與北韓對抗；朴槿惠總統的政治態度就相對比較務實和彈性，希望能與北韓建立良性互動。此外，歷任南韓總統就任之後首訪美國、次訪日本的慣例，在朴槿惠上任後則被打破。朴槿惠在首訪美國後，緊接著便訪問中國大陸而非日本，此舉象徵現任南韓政府的外交立場出現轉變，亦即政治依賴美國、經濟依賴中國大陸，並與日本進行經濟競爭的新型態。

中國大陸與南韓政府在 2012 年 5 月 2 日宣布正式啟動「中」韓自由貿易協議（FTA）談判，希望在 2 年內完成談判，「中」韓 FTA 的談判對中國大陸而言，有戰略上之需求。為了因應美國對亞洲的「再平衡」戰略，中共在經濟上希望藉由「東亞區域整合」來面對「亞太區域整合」的壓力，所以藉由「中」韓 FTA 來促成「中」日韓 FTA，進而完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目標。由此可看出，日本在「中」、日、韓三邊關係中，處於比較不利的位置。

五、日本與臺灣外交關係：拉攏與示好外交

在臺日外交關係上，無論是前首相野田佳彥的民主黨或是安倍的自民黨，都主張維持臺日無邦交的特殊夥伴關係，其對臺外交原則不會改變，日本仍將以非官方或民間主導交流的方式，與臺灣發展經貿文化合作。雖是如此，一向被認為「友臺反『中』」的安倍，還是讓臺灣有很大的期待，希望雙方能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發展更為穩定的雙邊關係。

安倍曾經表示，臺日雖然無法建立外交關係，但兩國是「認同民主價值的特殊盟友」，日本期望能與同為民主國家的臺灣加強合作，維持

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安倍的「友臺反『中』」意識，也是繼承外祖父岸信介（1957 年 2 月至 1960 年 7 月任日本首相）的思想，安倍家族祖孫兩代可以說對臺灣保持相當友好的外交立場，安倍本人也與臺灣常有互動，且與臺灣藍綠政要維持良好關係。同時，從安倍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與經貿發展的基本價值、立場與目標之策略來看，亦可以延伸或增強臺日雙邊的政經關係。

儘管安倍長期與臺灣交好，對中國大陸則採強硬立場，也基於國家利益，安倍政權積極拉攏臺灣，透過共同價值觀外交，建立更為密切的政經關係，企圖讓臺灣不至太向中國大陸傾斜與靠攏，特別是面對釣魚臺主權爭議，日本與中共的主權爭端擴大，提高雙邊緊張關係。因此，日本一方面將中共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確認臺灣不會與中共聯手，若兩岸聯合，勢必讓日本在釣魚臺的主權問題更加棘手。⁶⁴

事實上，日本認為中共在釣魚臺海域的強硬挑釁，若加上臺灣對日本的強力反彈與對抗，勢必讓日本陷入困境。因此，日本若能與臺灣進一步擱置釣魚臺主權爭議，共同研議合作開發東海資源，如共同建立漁業合作、礦業探勘與開發合作、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環境保護合作、海上安全及打擊海上犯罪之合作等機制，則臺日將能在符合雙方國家利益的同時，有進一步的海上合作。去除臺日間長期以來的海域紛爭，亦可讓臺灣避免與中共聯手對抗日本的曖昧關係，畢竟中國大陸與臺灣仍存在政治敵對狀況，假如日本願意給臺灣更多的海域捕魚與開發利益，日本至少可以拉攏臺灣，讓臺灣至少保持中立立場，臺日雙邊在此海域便能維持和平與穩定。而《臺日漁業協議》的簽署，便是一個拉攏臺灣外交的重要措施，以達到分化兩岸的合作。

但就主權的技術面來看，臺日漁業談判是一個跳脫傳統主權的框架、提供解決衝突的方式，因為《臺日漁業協議》是民間協議，不涉及主權問題，所以漁權也能獲得解決，這是協議能夠這麼快簽署的原因，也因為日本要降低來自臺灣強大民族主義的壓力，因此以相對低姿態和讓步方式來處理臺日海域衝突問題，不然這長達 17 年的臺日漁業談

⁶⁴ 參閱〈日讓漁權 為牽制中臺聯手〉，《中國時報》，2013 年 4 月 21 日。

判，不可能如此順利簽署。⁶⁵相對地，日本此舉也是對中共表達一種強硬的反彈，擱置「一中原則」立場。就如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安倍政府與臺灣簽署漁業協議，可以視為是對中共強硬外交策略的表現，也藉以抗衡中國大陸。⁶⁶同時，日本對釣魚臺主權最大的支持，來自於美國的首肯，確認釣魚臺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範圍。《臺日漁業協議》暫緩上述主權衝突，也符合美國在東亞區域海域的戰略利益。⁶⁷

肆、日本與美國的亞太發展策略：政治與安全利益

外界始終認為安倍訪問美國的真正目標是「聯美抗華」，藉以鞏固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以及確保美日安保同盟關係發展。然而，對美國來說，歐巴馬政府要求日本考慮加入 TPP 及解決駐日美軍基地遷移等訴求，可以看出美日雙邊各取所需的策略，偏向於對政治與安全方面的需求。觀察此次美日領袖會晤結果，可以發現安倍與歐巴馬在安全與政治上的關切，遠超過對於經貿關係發展的協商。換言之，安倍此次美國之行，有其政治和安全意圖，這是因為任何一位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若想鞏固領導地位，必得贏得美國政府支持；經貿與能源合作協議似乎僅是次要考量。

一、安倍出訪美國的政經利益與企圖：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雙重考量

安倍 2013 年 2 月訪問美國，除了召開美日元首會談，還前往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表題為「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的專題演說，充分展現其「對美親善」(重申美日安保條約)

⁶⁵ 自 1996 年起，臺日為解決釣魚臺漁權爭議，在臺北展開首次會議後，歷經 17 年，由於臺日對漁船作業水域管理的意見存在相當差距，始終沒有共識。終於在第 17 次漁業會談，於 2013 年 4 月 10 日簽署《臺日漁業協議》，雙方在北緯 27 度以南及日本先島諸島以北之間海域劃設漁民作業區域。此協議適用海域範圍延伸至原本的暫定執法線外，相較於協議前，臺灣漁民作業海域擴大 4,530 平方公里；參閱〈臺日簽漁業協議 釣島漁權大突破〉，《中國時報》，2013 年 4 月 11 日。

⁶⁶ 〈臺日漁業協議 日媒：抗衡大陸〉，《中央社》，2013 年 4 月 13 日。

⁶⁷ 〈金溥聰投書 臺日漁協符美利益〉，《中央社》，2013 年 4 月 29 日；〈黑格：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臺〉，《法新社》，2013 年 4 月 30 日。

和「對『中』強硬」（高唱「中國威脅論」）的政經意圖。⁶⁸安倍坦言此行之目的就是消除美國對之前民主黨政府採取「遠美近亞」之外交疑慮，期望藉此贏得歐巴馬政府的大力支持，以解除美日雙邊存在的政策相左疑慮。⁶⁹

安倍訪美的主軸是美日元首會談，在日本內憂經濟、外患主權威脅，安倍訪美目的無非是要穩定政權，以及尋求美國對日本島嶼主權的宣示。就安倍此行的單方目的，可以觀察到幾點具體的企圖與利益：首先，關於美國極力要日本參加 TPP，日本的前提是要求美國必須放寬「零關稅」的限制；第二，日本要求美國確認美日同盟的友好立場，共同處理中共和北韓問題；第三，日本除已著手修改「美日防衛指導方針」的規範，同時也允諾提高國防預算，並研擬如何行使集體自衛權；第四，日本要求駐日美軍必須儘早遷出普天間基地，並歸還嘉手納空軍基地以南的土地；⁷⁰第五，日本宣布截至 2030 年為止，將完全放棄核電能源發展，並要求美國同意出口頁岩氣到日本；最後，日本向美國推銷磁懸浮高速鐵路設施，以拓展日本科技在美國的市場。

就日本出訪美國的整體策略而言，其實不難看出安倍的政經企圖與目的，特別是針對釣魚臺主權爭議、北韓核彈試爆、日本加入 TPP 的和駐日美軍基地遷移爭議等事件。就這些議題來看，表面上看起來是國際層面的議題，但是深層結構裡卻連結著國內政經發展與政治穩定，甚至關係到安倍執政的政權穩定。這些似乎可以透過美日雙方來共同承

⁶⁸ 安倍早在 1 個月前（亦即 1 月 21 日）就已計劃訪問美國，礙於美方婉拒，才將訪問行程拖延至 2 月。為了此次出訪，安倍一再調整隨行人員，從原本的 50 多人增加到 70 多人，還要求外相岸田文雄隨行陪同，希望順便舉行美日外長會談；雖然實際的訪問行程只有 1 天，但卻耗費了至少 2.5 億日圓的公帑；參閱〈<http://news.sina.com.hk/news/20130226/-12-2904142/1.html>〉。

⁶⁹ 參閱〈<http://news.sina.com.hk/news/20130226/-12-2904142/1.html>〉。

⁷⁰ 位居沖繩縣境內的普天間基地，是美軍駐遠東地區最大的軍事基地。雖然美日雙方早在 1996 年就已簽署「普天間基地搬遷協議」，但是遷移工作卻始終停滯不動；直到 2006 年，美日雙方終於同意將基地遷移至沖繩縣名護市的邊野古地區；但是到了 2009 年，時任首相鳩山由紀夫因礙於沖繩當地民意的反彈，要求將基地遷至外地，引發美國政府強烈不滿。後來歷經菅直人和野田佳彥等多屆政府的努力協商，才又決定將基地遷移至原訂的邊野古地區，不過遷移的工作時至今日仍未進行；參閱〈<http://zh.wikipedia.org/wiki/>〉。

擔，並且將國內經貿與安全議題，出口到美國，試圖透過國際政治手段（拉攏美國）來解決懸宕已久的日本主權與安全問題，以及國內經濟不振的困境。

就釣魚臺主權爭議而言，由於日本與中共都對該島嶼宣示主權，而一向以「鷹派」自詡的安倍爲了取得「聯美抗『中』」的先機，⁷¹曾一再要求美國以「美日同盟」爲前提，協助日本解決領土爭議；不過，歐巴馬卻始終不願對此作出正面回應，因此安倍這次訪美之行，無疑是要迫使美國表態，製造出美日安全合作的印象。⁷²

就北韓核試的爭議而言，這是美日雙方擁有共識之一。歐巴馬除了對北韓的舉動深表憂慮，更在元首會談中強調美國將會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遏止北韓發展核武；安倍也表示無法容忍北韓核彈試爆，日本政府將會堅定地予以處理。⁷³誠然，聯合美國共同抵制北韓進行核武試爆，可以對日本社會產生政治安定的效果。

就日本是否加入 TPP 的爭議，由於 TPP 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影響甚鉅，⁷⁴美日雙方始終無法就相關爭議達成共識，因此美日均同意在最終結果尚未確定之前，不會貿然提出相關的要求。事實上，安倍的 TPP 策略主要是企圖克服國內經濟困境，藉以拓展貿易與投資機會，同時提

⁷¹ 根據香港《文匯報》報導，就在安倍訪美前夕，約有數百名旅美華人聚集在日本駐紐約的總領事館前，抗議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這些抗議民眾除了高喊「反日」口號，也向領事館遞送抗議信。〈安倍今起訪美 朝核問題、中日關係成重要議題〉，《今日新聞》，2013年2月21日，〈<http://www.nownews.com/2013/02/21/334-2904739.htm>〉。

⁷² 安倍首相甚至允諾以放寬美國牛肉進口限制為條件，要求美國進一步加強美日同盟的軍事合作關係。除此之外，美國也同意《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臺列嶼的主權爭議解決，可是美國卻始終強調將以冷靜和中立的姿態看待「中」日的主權爭議；〈安倍今起訪美 朝核問題、中日關係成重要議題〉，《今日新聞》，2013年2月21日，〈<http://www.nownews.com/2013/02/21/334-2904739.htm>〉。

⁷³ 根據日本《共同社》2月24日的報導，安倍訪美期間，美日雙方已決定在日本京都府京單後市的經岬分屯基地部署 X 波段雷達，該雷達能夠從遠處精確追蹤已發射的飛彈，屬於美軍高性能雷達；報導指稱設置該雷達之目的就是為了監控北韓的彈道飛彈動向；〈安倍今起訪美 朝核問題、中日關係成重要議題〉，《今日新聞》，2013年2月21日，〈<http://www.nownews.com/2013/02/21/334-2904739.htm>〉。

⁷⁴ 李秉璋，〈國益？國損？TPP 引爆日本農業存亡爭議〉，《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4卷第3期，2011年3月，頁99-100。

高日本在區域上的權力。⁷⁵此外，美國也希望透過上述的談判，讓美國汽車工業、保險產業和牛肉也能進入日本市場，不過這樣的期待仍在研議中，也讓日本考慮參與 TPP 的談判，來壯大 TPP 的經貿實力聲勢。⁷⁶

就駐日美軍基地遷移的爭議而言，美日雙方雖然已在 1996 年簽署「普天間基地搬遷協議」，但是時至今日，遷移工作卻依然無法進行。當然，這是因為美日雙方對於新基地的選擇考量出現落差，再加上基地周邊民眾的反彈抗爭，以致於該問題迄今仍然懸宕未決。⁷⁷不過此議題，可能不是安倍訪美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是希望透過美國媒體，報導給日本國人觀看到安倍的努力，正在跟美國爭取日本民間社會所在乎的基地遷移問題。

基於上述，不難發現除了北韓核試爭議已獲得美日雙方共識，其他諸如釣魚臺主權未獲美方公開支持、日本加入 TPP 談判和駐日美軍基地遷移等問題，雖然雙方尚在協商之中，但是形式上的良性互動與安全議題的重視，卻也讓安倍首相的訪美之行表現獲得肯定。簡單地說，此次安倍訪美無非是「個人秀」外交，只要能夠「訪美」，對安倍來說便是加分，而美國方面無疑是配合演出。畢竟安倍一方面成功地讓美日雙邊延宕已久的外交關係重新獲得抒解和提升，另一方面安倍訪美的高調國際焦點，給日本國內不安的經濟與安全氣氛，獲得美國某種程度的撫慰與保障，這是安倍該次出訪的最具體成果，而真正背後的目的，是鞏固了安倍政府的執政地位。

二、安倍訪美確認美日在東亞區域的政經利益：各取所需、互賴互利

誠如美國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言，國際政治的主要目

⁷⁵ Theresa Robles, "Abe's TPP Strategy: Overcoming Domestic Division through Reform" *RSIS Commentaries*, No.5, April 9, 2013, pp.1-2.

⁷⁶ 日本全國農工業協調組合（全農合）對於美日領導人該次的 TPP 談判表示質疑，因為這已違背當初自民黨競選時所提出的政見承諾；而且日本政府不應該未經民意同意而私下與美國政府先行溝通，這是背叛國民信賴和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安倍晉三訪美：逢迎美國 對華敵意更明〉，《華僑網》，2013 年 2 月 24 日，〈http://www.chineseexpres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0616:2013-02-25-03-05-07&catid/〉。

⁷⁷ 〈美軍公開普天間地「魚鷹」供沖繩民眾參觀〉，《人民網》，2013 年 3 月 4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3/0304/c1011-20668156.html>〉。

標就是尋求利益。⁷⁸過去一直是堅定盟友的美日在面對後冷戰的東亞變局時，「利益考量」往往就成為考驗兩國同盟關係異動與否的關鍵。同理，就安倍出訪的意義來觀察，「利益」似乎就是兩國考量的重點。

在美國的利益考量方面，首先友善的美「中」外交關係有助於維護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國家利益。儘管歐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主要是為了防範中共在亞太區域的過度擴張，藉此維持美國在東亞區域的主導地位；可是美國的戰略目標並不是如同日本右翼團體所宣稱的「包圍中共」，因為過度激進的舉動會損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或許美國的溫和舉措可能會擴大美日之間的「同盟困境」，不過，為審慎因應日本「右傾化」的舉動，美國勢必僅能以「仲裁者」的姿態來看待「中」日兩國紛歧；即使美國此舉可能使日本無法儘快實現「正常國家」的目標，但是這對美國在亞太區域利益的鞏固至關重要。

其次，就軍事重整的角度來看，北韓的核試舉動除了驚擾美日原本的軍事部署外，也提供美軍一個軍事重整的機會，因為為了防止北韓再度發動核試，美國勢必得在日本境內部署更精密的軍事設施。換句話說，此舉等於提供美國一個加強對日本，甚至對整個東亞安全事務進行直接掌控的機會，這也有利於鞏固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利益。

第三，日本防衛預算的快速增加也深受外界關注。日本在 2002 年防衛預算為 4.956 兆日圓（約合 1.57 兆元臺幣；500 億美元），雖然號稱是史上最高金額，但就過去 11 年的防衛預算變化來觀察，該金額始終是呈現減少狀態；而當前所增加的防衛預算，包含因應中共船隻和飛機接近釣魚臺周邊領海領空的費用。⁷⁹對此，美國也要求日本務必克制，呼籲雙方保持冷靜，不要輕舉妄動，應該通過對話解決爭端，以維護地區安全與和平。換言之，美國的立場是同意與日本共同圍堵中共，但是絕不希望「中」日發生軍事衝突，以免美國也深陷其中。

最後，就經濟整合的角度而言，美國雖然號稱是世界第一大經濟

⁷⁸ Hans J. Morgenthau 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臺北：幼獅文化，1976），頁 5-12。

⁷⁹ 〈日媒稱日 11 年來首增防衛預算為牽制中國〉，《北京新浪網》，2013 年 1 月 7 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107/8710520.html>〉。

體，目前卻陷入財政懸崖困窘，減弱了與當前經濟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之競爭能力。安倍此次美國之行，正好讓原本苦於尋求區域經濟夥伴的美國找到重新整合的好機會，可以順勢促使日本參與 TPP。而日本願意參與 TPP 的談判，在戰略上來說，雙方可能將 TPP 當作圍堵中共的重要經濟工具和政治手段。⁸⁰

在日本利益考量方面，首先就美日同盟來看，前民主黨政府執政期間，美日關係曾經出現動搖，而二度擔任首相的安倍因為政治上偏向保守右派立場，亦深信唯有加速修復與增強美日關係，拉攏美國才能讓日本維持其在東亞區域的優勢地位。基此，安倍訪美之行確實傳達了美日同盟關係增強的意圖，回到美日合作才是兩國在東亞區域利益的保障。

其次，就區域經濟競爭而言，日本也表達願意參與 TPP，試圖抗衡中共主導的 RCEP 的發展，讓 TPP 因為有日本的參與，而使其區域經濟實力大於 RCEP，此將能夠凸顯美日推動 TPP 的重要性。再者，因為 TPP 強調全面零關稅，這對敏感的日本農業勢必造成傷害。根據日本政府估算，一旦加入 TPP，日本全國農業產值將損失 3.4 兆日圓，日本政府勢必推出大規模的農業補貼計畫，才能降低傷害。儘管如此，日本農林大臣林芳正卻持相反見解，認為 TPP 可以視為是日本重新推動農業改革的新契機，也會促使其他產業改革，提高產業競爭力。⁸¹

第三，就日本經濟成效的確保而言，如何降低能源成本似乎是安倍政府的當務之急。如果能尋求更多能源供應管道，不僅將使能源供應更多元，也能防止經濟發展成效被能源成本所抵銷。諸如在美日高峰會上，安倍便向歐巴馬提出要求，期望美國允許將新開採的頁岩氣出口到日本，因為頁岩氣能源將是世界未來的重要趨勢。同樣地，原本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中東能源業者，也將因頁岩氣的陸續開發而逐漸將出口目標轉往歐洲，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俄羅斯能源業者也被迫開始尋求新買主；當然，上述的市場轉變情勢，將使日本更有能力提高其對能源價格

⁸⁰ Sanchita Basu Da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 a Tool to Contain China: Myth or Reality?" *ISEAS Perspective*, Singapore, May 17, 2013, pp.1-8.

⁸¹ 參見〈http://www.chineseexpres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0616:2013-02-25-03-05-07&catid/〉。

的談判籌碼。⁸²

最後，就國際經貿局勢而言，安倍政府自從實施「日圓貶值」政策之後，不僅遭致許多國外競爭對手的不滿，也讓這種「以鄰為壑」的負面形象留下不良的影響，這是日本勢必正視的問題。因此，安倍此行除了要求外相岸田文雄陪同，還特別要求財務省次官中尾武彥等資深官員隨行，來為日本以貶值救經濟的理由進行說明。對此，外界解讀安倍此舉之目的，就是為了對先前不當的匯率貶值政策進行解套；相信唯有如此，日本才能與其他經濟體維持正常的競爭關係，並藉此化解先前負面的國際形象。

很明顯地，安倍訪美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處理「『中』日主權爭議」、「北韓核子試爆」和「重申美日同盟關係」等議題，試圖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不過這些議題卻未獲得美國正面回應，儘管各國媒體也都以「美國『冷落』日本」為標題，嘲諷此行是「安倍一日遊」。可是，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此次出訪卻讓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從原本的 64%（2013 年 1 月）提升至 69.6%（2 月），其中讚賞安倍訪美，贊成透過日美首腦會議來加強日美同盟的民意就高達 76.5%；抗議中共軍艦侵犯日本海域的民意有 90.1%；而贊成日本政府立即加強制裁北韓的民意也高達 89.1%。換言之，安倍此行絕非僅所謂的「外交一日遊」，而是有透過與美國外交接觸，穩定日本國內的政經情勢之舉。⁸³

伍、結論

從 2012 年 12 月安倍上臺後，至 2013 年 5 月底，接二連三訪問中國大陸周邊國家，試圖以美日安保同盟為基礎，擴張對中共進行區域圍堵策略。換言之，正在進行以日本為核心的另一軌道圍堵戰略，與美國主導的戰略圍堵互別苗頭，拉近美日平行地位的美日安保，並對中共進行不同空間向度的政經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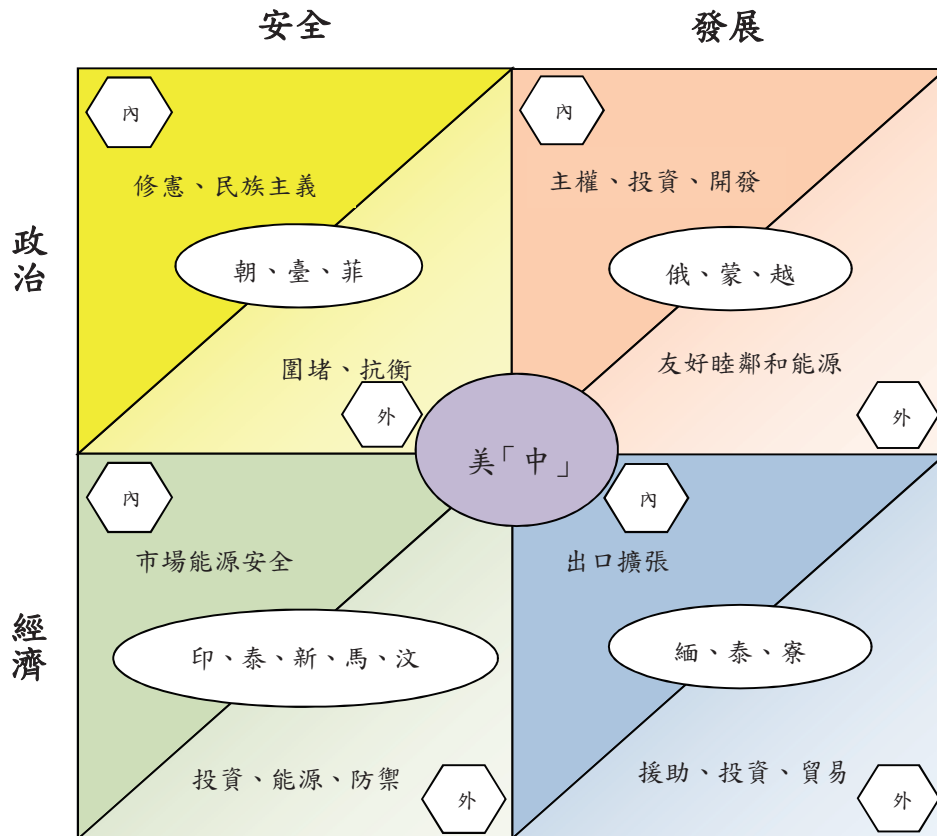
⁸² 〈安倍再出招 訪俄、中東 拓能源外交〉，TVBS，2013 年 4 月 29 日，〈<http://news.msn.com.tw/news3132795.aspx>〉。

⁸³ 參閱〈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2/130225_jp_abe_visiting_us.shtml〉。

整體而言，安倍透過「安倍經濟學」與「安倍戰略外交」，進行日本內部政治與經濟大膽改革，提升日本民族主義的信心。一則恢復日本人對以往日本經濟獨霸的歷史榮耀，彷彿進行二度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發展策略，因此被視為「安倍維新」(Abe Restoration)的日本新政經現象。二則進行對戰後「和平憲法」的修憲，試圖建立正常化國家的地位，脫離長期依附在美國霸權下的同盟國關係，走出戰後侵略國污名陰影，以及在亞太區域建立日本新地位。

在這樣的格局下，將日本在對內與對外的發展框架，應用政治與經濟、安全與發展的策略思維，交互使用與支援，在此巧實力(smart power)的應用下，採取合作夥伴和價值同盟的戰略外交手段，便出現了如圖3所示的結構類型。基本上，可以分成4個類型，即政治安全面、政治發展面、經濟安全面和經濟發展。

圖 3 安倍晉三亞太戰略外交之政治經濟與安全發展策略



第一，在政治安全面上，日本對內現象出現修憲主張與民族主義意識，對外則出現圍堵思維，主要反映在對北韓與臺灣的外交策略上，試圖拉攏北韓與臺灣，進行圍堵中共策略，將戰線延伸到北韓與臺灣，而不是將戰線擴張到日本海。區域主要假想敵不再是北韓，而是中共，打北韓牌或臺灣牌甚至可以相對抗衡長期依賴美國的外交作為，出現日本獨立外交的自主性。

第二，在政治發展面上，日本對內現象出現主權訴求、投資和安倍經濟學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外則出現友好睦鄰和尋求能源來支持日本發展的戰略思維，或是建立雙邊的戰略夥伴關係。這主要反映在

對俄羅斯與蒙古的外交策略上，日本與俄蒙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可以尋求政治和發展的雙重合作，特別是能源獲得，有利於日本的經濟發展，也有利於日本與俄蒙建立更密切的友好睦鄰關係，來突破中國大陸北疆的圍堵。

第三，在經濟安全面上，日本對內現象出現市場與能源安全的保障，來維持日本經濟發展的需求，在對外則出現能源合作與防衛安全的戰略思維。這主要反映在對越南、印尼和菲律賓的外交策略上，日本與印、越、菲外交關係主要是建立在雙邊經濟發展與區域安全議題上，也就是建立戰略外交的合作夥伴關係。日本既能獲得能源提供和市場擴張，應能在區域建立安全戰略關係，特別是對南海航道安全上的訴求，同時聯合越、印、菲進行聯合圍堵中共的安全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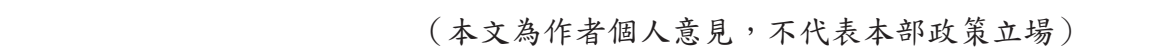
第四，在經濟發展面上，日本對內現象出現以貶值策略推動出口擴張來促進經濟成長，以及跳脫日本長期經濟低迷的困境。在對外則出現大舉援助和投資的經濟合作的戰略思維。這主要反映在對泰國和緬甸的外交策略上，透過經濟深度合作和拓展貿易，一則可以掌握泰緬在區域的經濟戰略重要性，亦可以對中共進行區域經濟貿易競爭，以及進行某種經濟形式的圍堵中共經濟發展策略，巧妙應用。

最後，在日本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發展上的整體策略，有對內或對外的策略，而且主要的對象可能還是中共與美國，儘管日本在整個亞太區域的戰略應用主要是建立一道圍堵中共的外交經濟戰線，其實也是相對抗衡於美國勢力的主導。換言之，在安倍經濟學加上安倍外交學的雙重策略應用下，高漲了「安倍維新」重建新日本時代的期待，對美「中」的政經策略應用，也凸顯出日本欲建立正常國家的地位，在亞太區域版圖至少出現「中」、日、美三角大國關係，亦或是東亞區域「中」日兩強的格局。這應該是安倍利用美「中」區域勢力平衡與矛盾現象，欲建立地緣政治和經濟優勢。在東南亞重視經濟外交聯盟策略，在東北亞進行政治外交聯盟，來圍堵中共和脫離美國（如圖 4 和圖 5 所示）。

圖 4 安倍晉三亞太戰略外交圍堵框架



2013 4 20 20



Japan's Abe Administration and its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Asia-Pacific: Two-level Application of Security/Development vs Politics/Economy

Jenn-jaw Soo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hun-chieh Weng

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siang-wei Ts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tegic framework of Japan's Shinzo Abe Administration towards Asia-Pacific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strategic application and approach of politics/economy versus security/development, it will be helpful to clarify Japan's new Asia-Pacific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be proposed the so-called "new strategic diplomacy" strateg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East Asian neighboring countries. Basically, the main purpose of Abe Administration is not only to counterbalance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to ensure a stable energy supply. This is largely conducive to Japan's economic autonomy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arts to analyze Japan'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 Japan's strategies and attempt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2) Japan's strategies and attempts in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 (3) Japan's applic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U.S. regional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Japan's diplomatic strategies through these three aspec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an overall framework of Abe Administration's current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o a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advantageous role of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at Japan tries to establish.

Keywords: Shinzo Abe, New Strategic Diplomacy, Containment, Asia-Pacific Regional Strategy, Energy